

特价版  
少年精品书库

文学·欣赏·篇

# 水 浒

(古典文学名著改写本)

施耐庵◎著  
湖海◎改编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不游

## 王进被逼走他乡

北宋年间，当时的京都是在东京开封府，就是今天河南省开封市。

东京开封府内有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名叫王进，是位英雄好汉。

有个破落户子弟高二，得到皇帝的宠信，被封为掌管兵马大权的殿帅府太尉。这天，高二走马上任，所有的下属官吏都来参拜。王进因为有病没来，高二为此非常气恼，立刻叫人把王进捉来，狠狠地打了他一顿。

高二本来是个无赖，当年在街上打架斗殴（u），被王进处置过。今天，他又成了王进的上司，怎么能不对王进施行报复！王进知道在这里再也呆不下去，连夜收拾行装，搀扶着老娘上了马，自己挑着担儿，跟在马后，逃出了京城。

王进和母亲在路上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走了一个多月。这一天，天快黑了，还没走到个村庄，母亲心中很是着急。又走了一程，远远望见前面林里闪出一点灯光。王进说：“好了，有灯光必有人家，我们暂到那里借住一宿。”

王进和母亲来到一所大院门前，说明来意，看门的进去报告给太公。太公说：“出门人哪有顶着房屋走的？快让他们进来。”说着，又叫人们去安排饭菜。

王进母子在太公庄上住了一夜，本想第二天天亮就走，没想到母亲一路劳累，犯了心疼病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王进急得没有办法。太公来安慰他说：“客人不要烦恼。我有个治心疼病的药方，叫人去镇里抓剂药吃。你们就在我这里多住几天，等你母亲病好了再走。”王进向太公道了谢。

这天王进到后院喂马，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在那里舞棒。王进看了一会儿，不觉脱口说道：“这棒使得也算不错了，只是还有些不足，赢（yíng）不得真好汉。”

那后生听了，不由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来笑话我的棒法！我经过七八个名师指点，难道还不如你！你有本事敢和我比试比试吗？”这时，恰好太公来了，呵斥那后生说：“不得无理！”

太公客气地向王进问道：“客人莫非也会使枪棒？”王进谦虚地说：“略微懂得一点儿。敢问这后生是太公什么人？”太公说：“是我的儿子。”王进说：“既然是小官人，若喜欢学棒，我愿意点拨点拨他。”

那后生本来就有气，听了这话，越发恼怒。说道：“阿爹，不要听他胡说！他若赢得我这条棒时，我便拜他为师！”王进本来不愿意和他较量，那后生一再缠着非要比试不可。王进没法儿，笑着说：“小官人真的愿意玩玩，我就奉陪一会儿。”那后生就把棒舞动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来！你来！怕的不算好汉！”王进只是笑，不肯动手。

太公说：“客官，既愿意教我那孩子，就使一棒！”王进说：“怕冲撞（zhuàng）了小官人，脸上不好看。”太公说：“这个不妨。”

王进只好拿了条棒在地上使了个架势，那后生举棒打来。王进见棒来得猛，急忙拖着棒往后退。那后生又抡棒赶来，王进将身一侧，回头举棒从空中劈下。那后生忙用棒去架隔。王进却不打下来，把棒一抽，又往那后生的怀里一扎，顺手再一绞，那后生的棒丢得老远，身子扑通一声，跌倒在地上。王进连忙撇下棒，将他扶起，连声说：“请原谅，请原谅！”

那后生爬起身，去拿过一条凳子，请王进坐下，然后跪在地上磕个头说：

“我以前白学了许多花架子，原来半文钱也不值。”说完，又磕了个头说：“师父，你一定要收下我这个徒弟！”

这个后生就是九纹龙史进。

从这天开始，王进每天教史进练武。过了半年，史进十八般武艺，样样学得精熟。王进见徒弟武艺学成了，就告别太公，继续往延安府走去。史进送了十多里路，才流着泪向王进拜了两拜，恋恋不舍地回到村中。

离史进的村子不远，有一座少华山，山上有三个好汉。一个叫神机军师朱武，一个叫跳涧虎陈达，一个叫白花蛇杨春，他们都是被官府逼上山寨的。史进很佩服这三位英雄，常和他们谈论练枪习棒的武艺。有人诬告史进和强盗互相勾结，官府就要下令捕捉他。

史进听说官府要捉拿他，就背上包裹，挎口腰刀，连夜逃走了。

## 鲁达救金家父女

史进离家走了半个多月，来到渭州地界。他走得口渴，来到一个小茶馆里喝茶。

史进刚坐下，见一个大汉大步流星地走来。史进抬头一看，只见这人军官打扮，生得面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满脸络腮胡子，身体又高又粗。史进连忙站起身来，施礼说道：“官人，请坐下吃茶！”

那人见史进像条好汉，便还了礼。两人坐下后，史进问那人尊姓大名。那人说：“我姓鲁，名叫鲁达，请问你尊姓？”史进说：“我姓史，叫史进。”鲁达说：“你可就是九纹龙史大郎吗？俺早就听说你的大名，走，和俺上街吃碗酒去。”说完，拉着史进的手就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回过头来对茶伙计说：“茶钱，我下次一总给你！”

两人走到街上，见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，史进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头一个师父，叫打虎将李忠。鲁达听说是史进的师父，二话没说，也拉着一起去喝酒。

鲁达、史进、李忠来到一家酒店吃酒，正吃得高兴，只听得隔壁有人哽咽地啼哭。鲁达生气了，高声喊道：“酒保！”酒保慌忙跑来，陪着小心问道：“官人，要什么东西，小人这就去取。”鲁达气哼哼地说：“你也认得俺，俺兄弟在这里吃酒，你叫什么人在隔壁啼哭，搅得俺心烦！”酒保说：“官人息怒。这哭的是卖唱的父女二人，他们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哭，原不知官人在这里吃酒。”鲁达说：“你去把他们叫来！”

不多时，酒保把父女两人领来。女儿约有十八九岁，长得漂亮。她父亲是个五六十岁的老人，手拿拍板，跟在后面。

鲁达问道：“你们家住哪里？为什么哭哭啼啼？”那姑娘说：“我们原是东京人，来渭州投奔亲戚，不想亲戚搬家走了。母亲又在客店病死，剩下我们父女二人流落街头受苦。这里有个财主姓郑，人叫他镇关西，强要我给他作小老婆。派人送来一只文契，硬把我带到他家。文契上写了三千贯钱，却是一文也不给。三个月后，又把我赶打出来，还叫店主逼着我们交还三千贯钱。郑家有钱有势，我们没处和他说理。没办法，我们父女两人只得到酒楼上卖唱，挣几个钱还他。这两日酒客稀少，挣不了几文钱，又怕镇关西来逼债，愁得无奈……”

鲁达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住在哪家客店？那镇关西家住哪里？”老汉答道：“老汉姓金，女儿名叫翠莲，镇关西就是城里状元桥下的卖肉的郑屠。我们父女就住在东门里鲁家客店。”鲁达听了，说道：“呸！俺道是谁，原来是杀猪的郑屠！这个无赖，有了几个臭钱就这样欺负人！”他站起身来，对史进、李忠说：“你两个先在这里坐一坐，等俺去打死那混帐东西再来！”史进、李忠拦住劝道：“哥哥息怒，明日再去也不晚。”两人劝了好半天，这才把他劝住。

鲁达又对金老汉说：“俺给你些盘费，明天就回东京去，你可愿意？”父女两个齐声说道：“若能回东京老家，那感情好，只怕店主人不肯放我们走。镇关西让他监视着我们，天天向我们逼债。”鲁达说：“这不妨事，俺自有办法对付他，你们只管放心走就是了。”说着，便向腰间摸出五两银子，放在桌上，又对史进说：“实在不巧，俺今天因为有别的事情，走得急促，银子带得不多。你有银子，先借俺一些，俺明天便送还你。”史进从包裹里

取出十两银子，放在桌上说：“这不值什么，哪里还要哥哥还！”

鲁达又转向李忠说：“你也借一些给俺。”李忠在身上摸了半天，摸出来二两银子。鲁达看了，嫌少，只把那十五两银子给了金老汉，对他说：“这银子你们拿去做盘缠，赶快回店去收拾行李准备起身，明天早上俺去送你，看店主还敢拦你！”

金老汉和女儿向鲁达磕了个头，走了。鲁达把那二两银子丢还李忠。三人又喝了一会儿酒，也起身走了。走到门口，鲁达对酒店主人说：“主人家，酒钱俺明天来还你。”金老汉回到店中，先算还了房钱，饭钱，又到城外雇了一辆车子。一切准备好了，单等明天好走。第二天一早，金家父女吃过饭，刚收拾完行李要走，店小二走来，拦住喝道：“金老汉，你要到哪里去！”

## 鲁达拳打镇关西

金老汉和女儿收拾好行李，吃过饭，准备走，还没走，店小二就觉得不对头，要过去问个明白。这时鲁达大步走进店来。金老汉见鲁达来了，施个礼说道：“官人，请里面坐。”鲁达说：“还不快走，坐什么！”

金老汉挑着担子，领着女儿，向鲁达道过谢，就要出门。店小二抢上前去阻拦。鲁达问道：“店小二，他少你房钱？”店小二说：“小人的房钱，他昨天已算还了。只是欠郑大官人的典身钱，还没还清，郑大官人有话，叫小人看着他。”鲁达说：“你放他们回家乡去吧，郑屠的钱由俺还他。”店小二死活不肯放金家父女走。鲁达气极了，照着店小二脸上打了一巴掌，打得他两眼直冒火星，这才松了手，跑进店里躲起来。

金老汉乘着这个机会，急忙领着女儿离开客店，出城去找昨天雇好的车子，走了。鲁达怕店小二还会去追赶，就到店里边找了条凳子，坐在店门口看着。过了一个时辰，估计金老汉已走远了，这才起身到状元桥下去寻找郑屠。

郑屠开着个肉铺，每天坐在店里边，看着十来个伙计卖肉，十分自在。这天刚来到肉铺里坐下，就听到外面有人高声叫道：“郑屠！”郑屠有些生气，心想谁敢这样称呼我！出来一看，来的是鲁达。赶紧陪着笑脸，拱手行礼，又让人搬来条凳子让坐。

鲁达坐下说道：“经略相公要十斤精肉，切成肉末，不许带有半点肥的。”郑屠点头答应说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回头吩咐伙计们：“快去切来！要选上好的精肉！”鲁达说：“不要他们动手，你要自己去给我切！”郑屠答应一声说道：“是是是，我这就亲自去切。”

郑屠到肉案上选了十斤瘦肉，细细地切。

那店小二见鲁达走了，赶紧去向郑屠报告。他慌慌张张跑到郑屠的肉铺前，一眼望见鲁达坐在那里，吓了一跳。他不敢近前，只远远地站在墙角落里等着，两眼不住地向肉铺内张望。

十斤精肉的肉末，郑屠足足切了半个时辰。切好后，用荷叶包好，就要叫人给送去。鲁达说：“且不要送，还要十斤肥肉，也要切成肉末，不许带半点瘦的！”

郑屠说：“刚才要精肉，想来府里包馄饨要用。要这肥肉末干什么？”鲁达说：“叫你切，你就切，哪里那么多废话！这是经略相公的吩咐，我怎么知道！”郑屠只好又点着头说：“是是是，我切，我切。”他又去选了十斤肥肉，细细切了，用荷叶包好。鲁达又说：“还要十斤寸金软骨，也要细细剁成碎末，不许带半点肉在里面。”郑屠笑着说：“你这是在拿着我开心吧？”鲁达突然站起来，瞪着眼对郑屠说：“老子今天就要拿你开心！”说着，伸手拿起两包肉末，向郑屠的脸上打去。郑屠急了，抓起一把宰猪的尖刀，向鲁达刺去。鲁达将身一侧，纵身跳到街上。

肉铺里十来个伙计，哪个敢上前相劝？过路的人也都远远地站住脚，不敢再往前走。站在墙角里来向郑屠报告的店小二，也在那里吓呆了。

郑屠抢步上前，跟到街上，右手拿刀，左手就要去抓鲁达。鲁达力大，顺手扯住郑屠的手，往旁边一拖，腾地飞起一脚，恰好踢到郑屠的小腹上，只听得扑通一声，郑屠跌倒在地上。鲁达又抢前一步，踏住他的胸脯，抡起拳头在他脸上晃了晃，说道：“你这个猪屠儿，有了几个臭钱，就要欺负人，

你说，你是怎样欺负金老汉，强占金翠莲的？”

郑屠还要强嘴，气得鲁达打了他一拳。郑屠的尖刀丢在一边，他嘴里一边说：“好，叫你打！”一边又伸手去抓那把屠刀。鲁达见他不服，说道：“你这无赖，还敢还口！”说着又是一拳。郑屠杀猪一般地吼叫着，嘴里虽然求饶，手里却还在挣扎。鲁达正在气头上，说道：“你这混帐东西，看你以后还敢欺负人不！”说着，又打了一拳。郑屠只蹬了蹬腿，就躺在那里不动了。

鲁达心想：“俺本想打他一顿，教训教训他，不想三拳把他打死。若是吃官司的话，连个送饭的人也没有，不如逃走吧。”想到这里，转身就走。走了两步，回头指着郑屠说：“不怕你装死，我回来再和你算帐！”一边骂着，一边迈开大步走了。

鲁达回到住处，急忙收拾了一下，带上盘费，提着棍棒，出了城门，一道烟走了。



##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

鲁达逃出渭州，东跑西奔，来到代州雁门县。他进入城中，见人来车往，十分热闹，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，样样都有。他一边观看一边走。走到一个十字街口，见一群人围在那里，看墙上贴着的榜文。鲁达不知是什么事儿，也挤在人群中看。他不识字，只听得里边有人念道：“打死郑屠的犯人鲁达，是原渭州经略府中人员，如有人捕捉前来或者到官府首告的，发给赏钱一千贯；若有人藏在家中，与犯人同罪……”

鲁达刚听到这里，突然有人从背后把他拦腰抱住，高声说道：“张大哥，我到处找你，没有找到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说完，拉着他的手就走。鲁达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在渭州他救过的金老汉。

金老汉把鲁达拉到无人处，说道：“恩人，你好大胆，那榜上写着恩人的相貌、年龄、籍贯，出一千贯赏钱捉拿你，你怎么还去看榜文？若是碰上官府的公差，岂不被捉了？”鲁达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放走你那天，找到郑屠，三拳将他打死。我怕吃官司，才逃了出来。你不是说回东京吗，怎么却在这里？”金老汉说：“我们父女得恩人搭救，本想回东京的，因怕郑屠派人追赶，就来到这里。有人给女儿做媒，就把她嫁给一个赵员外。员外也爱刺枪使棒。我女儿在员外面前提到恩人，员外也想要和恩人见面。恩人既到这里快跟我到家中住两天。”鲁达跟随金老汉到他家中，见过赵员外。赵员外见鲁达是位好汉，十分敬重，立即摆上酒来。两人吃着酒，说了些枪法武艺，又说了些打死郑屠的事。

鲁达在这里住了七八天，外边捉拿鲁达的风声越来越紧。鲁达说：“我还是赶快走吧，免得在这里连累你们。”赵员外说：“若是留你吧，怕出了差错，误了你；如果叫你走吧，我又不放心。我有个主意，能使你安身避难，只怕你不肯去。”鲁达说：“我是犯罪的人，有个存身处就好，怎么不肯去！”赵员外说：“离这里三十多里地，有座五台山，山上有个寺院，寺中智真长老和我交情甚厚。你要是愿意去当和尚，一切费用由我承担。”鲁达想，自己也没有可投奔的人，就走这条路吧。想到这里，便说：“感谢员外好意，俺情愿当和尚。”

赵员外备了礼物，把鲁达送到五台山。智真长老看赵员外面上，收留了鲁达，给他举行了剃度仪式，给他取了个法名，叫做智深。从此人们都叫他鲁智深。

鲁智深在寺院里住了七八个月，可把他憋闷坏了。

一天，鲁智深离了僧房，信步走出山门，观看那五台山的景致。转过‘五台福地’的牌楼，远远望见有一个热闹的集镇，集镇上有卖肉的，卖菜的，也有酒店和饭馆。鲁智深想：“俺上山以来，口中淡得难耐，何不去吃些酒肉，解解馋！”

鲁智深来到一家酒店，走到里面坐下，叫道：“店主人，拿酒来！”店主人上前说：“师父不要怪罪小人，我们住的房屋是寺院的，本钱也是寺院的。长老有法旨，不许卖给寺里的僧人吃。违了法旨，追回本钱，赶出屋去。因此，小人不敢卖与师父吃。”不管鲁智深怎样恳求，店主人总是不卖。鲁智深没法，只得起身走了。回头说道：“俺到别处吃过酒，再来和你算帐！”

鲁智深出了店门，一连走了几家酒店，店主全都这样说。他急得没法，忽然想出一个主意来。他又走得远些，来到一个小酒店，说道：“店家，俺

是过路和尚，买碗酒吃。”店主人盘问了一番，又听他不是本地口音，就卖给他了。

鲁智深用大碗喝了十多碗，又要买肉吃。店主说：“牛肉都卖完了，只有狗肉了。”鲁智深说：“不管什么肉，只管拿来！”鲁智深边吃肉边喝酒，不大工夫，把一桶酒全都吃了，这才摇摇晃晃地回山寺去。

守寺的门子见鲁智深吃醉酒，不敢给他开门。鲁智深敲了一会儿门，没有给他开门的。他扭头一看，见泥塑的金刚站在那里。他大喝一声说：“你这家伙，不替俺敲门，倒伸出拳头吓唬俺！”他跳上台基，照着那金刚便打。他打了两拳，又用脚踢。刚踢了两脚，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，那金刚便从台基上倒了下来。鲁智深还卷着袖子，挥着拳头，哈哈大笑。守门的看了，赶紧去报告长老。

## 鲁智深夜斗山大王

鲁智深吃醉酒，打坏了山门，踢倒了金刚，坏了寺里的规矩，智真长老无法再留他。这天长老对鲁达说：“智深，你打坏了山门，踢倒了金刚，罪过实在不小。我这里不能再留你住下去了。我看赵员外面上，给你写封信，你另投个地方去吧。”

鲁智深问：“师父，不知叫弟子到哪里去？”长老说：“我有个师弟，叫智清禅师，是东京大相国寺住持。你带上我的信，到他那里去吧。”鲁智深向长老拜了几拜，收藏了书信，回去提了包裹，带上禅杖和戒刀，辞别了众僧人，出了山门，下了五台山，向着东京的方向走去。

鲁智深一路上夜住晓行，走了半个多月。这天，走到天黑也没赶到个村庄。他正愁着没有住处，忽见前边树丛中闪出一点灯亮。

鲁智深走近一看，却原来是一所庄院。

鲁智深来到庄院门前，对庄客说：“俺是过路的和尚，因赶不上客店，想在贵庄借住一宿。”庄客说：“我庄今夜有事，实在不能留你。”鲁智深说：“就算有事，凑合着让我住一宿，也没有什么要紧。”不管鲁智深怎么说好话，庄客就是不答应。这时恰好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。鲁智深又向前恳求说：“俺是五台山来的僧人，去东京路过贵庄，天黑赶不上客店，想借住一宿。”老人说：“既是五台山的师父，请随我来。”

这位老人是刘太公，他把鲁智深领到外面一间小耳房里，嘱咐说：“夜间听到外边吵闹，千万不要出来看。”鲁智深感到奇怪，问道：“那位庄客说今夜贵庄有事，不知有什么事？”刘太公叹了口气说：“咳，这就不是你们出家人过问的事了。”鲁智深见太公面带愁容，就问他有什么难处。太公说：“我女儿今夜招赘女婿，我正为这事烦恼。”

鲁智深一听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大喜事，怎么会烦恼？”太公皱着眉头说：“师父有所不知，这门亲事不是情愿的。”鲁智深说：“太公，既然不情愿，为什么还要招他做女婿？”太公说：“老汉的女儿今年才十九岁。前天，桃花山上二大王来我庄讨钱粮，见我女儿长得貌美，硬要今天夜里来成亲。老汉我满心不情愿，也没有法子，因此心中烦恼。”

鲁智深听了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俺倒有个办法，能叫他回心转意，不娶你的女儿。”太公说：“他是个打家劫舍的魔王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”鲁智深说：“俺在五台山，曾跟师父学过说因缘，便是铁石心肠的人，也能说得他回心转意。今晚你就让女儿找个地方藏着，俺就到你女儿房中，去说得他回去。”太公听了，高兴地照鲁智深说的去准备了。

鲁智深来到小姐的新房，将戒刀和禅杖放在床头，然后放下绣花帐子，脱去衣裳，躺在床上。

初更时分，就听得外面锣鼓喧天。刘太公和众庄客提心吊胆地出庄迎接。那二大王骑着高头大马，前面有四五对红纱灯笼引路，后面有许多小喽罗拿着各种器械跟着。太公迎上去跪下施礼，二大王把刘太公扶起，说道：“你是我丈人，快快请起。”太公说：“不要说这话，老汉是你管下的住户。”太公把二大王迎到客厅上，轮流敬酒。二大王已喝得有八分醉了。他问太公道：“丈人，我的夫人在哪里？”太公说：“在新房里，她害羞，不肯出来。”

二大王来到新房，见里面黑洞洞的，说道：“新房里也不点灯烛，叫我

那夫人坐在黑影里。”鲁智深在帐子里听了，忍住笑，不吭一声。二大王摸进房中，说道：“娘子，你怎么不出来接我？”他摸索着又向前走了两步，摸到床上的帐子。他揭开帐子往床上一摸，恰好摸着鲁智深的肚皮。鲁智深早有准备，就势抓住他的手，一跃而起，把他按倒，举起拳头，照着二大王打去。二大王被打得直喊救命。

众喽罗听见二大王喊救命，一个个拿着武器冲了进来。鲁智深撒下了二大王，提起禅杖，大吼一声，打了过来。小喽罗哪里是鲁智深的对手，被打得东逃西散。二大王乘这机会，爬出房门，骑上马逃跑了。

刘太公吓坏了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害了老汉一家了。”鲁智深说：“太公不要害怕。我就是经略相公府里的鲁达，这些山寇，就算有一两千军马，我也不怕。你只管放心。”正说着，庄客跑来报告说：“不好了，山上大队人马杀来了！”

##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

在桃花山上占山为王的有两位好汉，第一位是打虎将李忠。他在渭州和鲁达一起吃酒，鲁达打死郑屠，官府也因此要捉拿他。他逃到桃花山，坐了第一把交椅。二大王名叫小霸王周通，就是要娶刘太公女儿的那个。如今周通被鲁智深打得不能动，这次带兵来的正是李忠。

鲁智深听说山大王领着人马打来，提了禅杖就出来迎战。鲁智深的禅杖抡起还没打下去，山大王就跳下马来说：“哥哥住手！”鲁智深听这声音有些耳熟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打虎将李忠。鲁智深问他怎么会到这里来，李忠把他们分散后的经过说了一遍。鲁智深说：“既然兄弟在山上，刘太公这门亲事再也别提了。他只有这一个女儿，若被你们强娶去，他老人家也无人奉养。”

李忠说：“哥哥只管放心，我回去说服周通便了。”李忠约请鲁智深上山入伙，请他坐第一把交椅。鲁智深说：“俺从五台山来，师父给写了信，叫俺去东京大相国寺投奔智清大师。”

李忠苦留不住，只得和他告辞。鲁智深又走了十多天，这才来到东京大相国寺。鲁智深见了智清长老，拜了三拜，把信呈上。智清长老看了信，说道：“你先去僧堂休息，吃了斋饭，回头再安排你的差事。”

鲁智深走后，智清长老把寺内的和尚找来商量，说道：“这新来的僧人原是个军官，因打死人才做了和尚。他在五台山大闹了僧堂，那里不肯留他，智真师兄介绍到这里来。”有个管事的僧人说：“我看这新来的僧人，全不像出家人的样子，留在寺内，乱了清规，如何使得！”

另一个管寺僧人说：“酸枣门外那片菜园，时常被营内军士偷抢，一些当地泼皮也常去胡闹。管园的老和尚也管不了，就叫他去管菜园吧。”智清长老说：“好，就让他干这差事最合适。”

第二天，鲁智深就来到酸枣门外管菜园。

菜园附近有二三十个泼皮无赖。他们常来偷菜。这天晚上又来偷菜，见菜园的墙上贴着一张告示，上面写着：“大相国寺派新来的僧人鲁智深管理菜园，不许闲杂人等入园搅扰。”泼皮们商量说：“鲁智深新来，不了解这里的情况，我们去闹他一场，叫他知道我们的厉害，以后让他听我们的。”另一个说：“等他来时，把他诱到粪坑边上，装出向他贺喜的样子，乘他不注意，抱住他的双脚，把他扔到粪坑里。”众泼皮都说：“这样好，先小耍他一次，叫他尝尝。”

鲁智深到了菜园，放下行李，就先去察看菜地。这时见二三十个人手拿果盒酒菜，笑嘻嘻地走来，说道：“我们是邻居，听说师父新来，特来祝贺！”鲁智深说：“既是邻居，就请到屋里坐。”这伙泼皮中有两个头儿，一个叫过街老鼠张三，一个叫青草蛇李四。他们不到屋里去，却领着这伙人走到粪坑边上。张三、李四跪在地上不肯起来。鲁智深再三往屋里让，他们只是跪在那里不起，只等着鲁智深去扶他，便好动手。

鲁智深是军官出身，见这伙人不三不四，心中有些警惕。他走到张三、李四眼前，伸手要去搀扶。这两人口里说着给师父施礼，一个要去抓左脚，另一个就去抓右脚。鲁智深已作好准备，没等他抓住，顺势把右脚一扫，又把左脚一踢，只听得扑通扑通，那两个无赖都跌进粪坑里。后边一群泼皮都吓得呆了。鲁智深喝道：“谁敢胡闹，先收拾谁！”众泼皮都跪下求饶。鲁

智深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们怎么敢暗算我！快去水池子里给他两个洗净了再来见我！”

张三、李四洗净了，引众泼皮一齐跪在鲁智深面前讨饶。鲁智深说：“不瞒你们，俺是鲁达，因杀了人才当了和尚，不用说你们三二十人，便是千军万马，俺也杀他个人仰马翻！”泼皮听说他就是鲁达，十分敬服。

第二天，众泼皮凑了钱，买了酒肉来请鲁智深。他们坐在一棵大柳树下吃酒，听到树上有鸟叫。抬头一看，见树上有个鸟窝。一个说：“我去搬个梯子，上去把鸟窝拆了，免得它早晚吵得人心烦。”鲁智深说：“何须用梯子，看我给你把这棵大柳树连根拔除岂不痛快！”说完，他把穿在外面的长衣脱掉弯下身子，双手紧紧抱住树干的底部。运了口气，然后腰一挺，那棵柳树便连根拔了出来。众泼皮见了，一个个惊得直吐舌头。

众泼皮见鲁智深有这般神力，又都跪下，称赞道：“师父真是金刚罗汉！”鲁智深说：“这算得什么！明天都来看俺演武。”

## 林教头无端受欺凌

第二天，鲁智深拿起六十二斤重的禅杖在园中舞动。只见他周身上下，寒光闪闪，没半点儿差错。鲁智深正舞动得起劲的时候，忽听墙外有人高叫道：“好！好！真是好武艺！”

鲁智深收住禅杖，抬头一看，见园墙缺口的地方有一位军官，站在那里看他练武。智深问道：“那军官是谁？”张三告诉他：“那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。”

鲁智深听了，急忙请林冲过来相见。智深问道：“教头今日怎么有空到这里来？”林冲说：“刚才和夫人到东岳庙还愿烧香，路过这里，见师兄演武。我让她们头里走着，自己在这里观看。”

正在谈话时，只见丫鬟慌慌张张跑来，叫道：“官人！不好了，娘子叫人欺负了！”林冲听了，对智深说：“改日再来拜望师兄，我先去看看！”

林冲跟着丫鬟来到东岳庙，远远看到五岳楼前有一伙人。楼梯口处，有一个公子背朝这边，拦住林冲的妻子说：“走，上楼去，我和你说说话。”林冲的妻子一边啼哭，一边呼喊。林冲见了，气得火冒三丈，举起拳头，跑到跟前骂道：“你这畜生！大白天调戏良家妇女！”一拳刚要打下去，猛然认出是自己的上司高太尉的儿子高衙内。举得高高的拳头又轻轻放了下来。高太尉就是本书开头说的那个高二。

高衙内就是得到皇帝宠爱的高二的儿子。他依仗父亲的权势到处欺压百姓，无人敢管，人们叫他“花花太岁”。他见林冲跑来干涉，反倒斥责说：“林冲，干你什么事，你也来管！”跟从高衙内的人怕他吃眼前亏，忙过来劝道：“教头回去吧，衙内不认得是你家娘子。”说完，护卫着高衙内走了。

林冲憋着一肚子气，领着妻子和丫鬟往回走。半路上遇着鲁智深提着禅杖赶来，高叫道：“我来帮你打那畜生！”林冲说：“那欺负人的是高太尉的衙内，常言说，‘不怕官，就怕管’，我正在太尉管属下，就让他这一次吧。”

高衙内一心想霸占林冲的妻子，就和他的心腹人富安商量，叫富安给他想办法。富安低声说：“我想了一条妙计，说说给衙内你听听：我有个朋友叫陆谦，和林冲最好。明天你到陆谦的楼上躲着，叫陆谦把林冲领到别的地方去吃酒。这时我去把林冲的妻子骗到陆谦的楼上，衙内再用好话哄她一哄，不怕她不肯。”高衙内拍着富安的肩膀说：“好计策，好计策！事成之后，我一定重重赏你。”

这天，林冲被陆谦硬拉着到一家酒馆里吃酒，家中只有娘子和丫鬟在家。林冲走后不久，富安就带着一辆车来了，他对林冲的妻子说：“娘子，你丈夫林教头和陆谦吃酒，一口气上不来，摔倒在楼上，娘子快去看看吧！”林冲的妻子听了，很是着急，就带着丫鬟上了车。富安一直把她拉到陆谦的楼上。

林冲正在和陆谦吃酒，丫鬟慌慌张张地跑来，说道：“官人，找得我好苦，你却在这里。娘子听说你在陆谦家吃酒摔倒了，就乘车到陆家楼上，谁知却被前天在东岳庙里的那个公子挡在里面。官人快去看看吧！”

林冲听说，吃了一惊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向陆谦家跑去。上了扶梯，见楼门紧关着，只听得妻子在里面高声叫道：“光天化日，把我关在里面，是何道理！”林冲一听急了，在外面高声叫道：“快开门！快开门！”高衙内听

到林冲的声音，吓了一跳，打开后窗户，跳墙逃跑了。

林冲回家，拿起一把牛角尖刀，就要去找仇人报仇。妻子劝他说：“常言说，‘人在矮檐下，不敢不低头’，你就算了吧，他们的势力大，把事情闹大了，吃亏的还是咱们。”林冲怒犹未息，他知道，自己一个人是斗不过他们的，只好忍气吞声。

高衙内那天从陆谦家逃回，又惊又怕，再加上懊恨霸占林冲的妻子未成功，便病倒了。富安看出高衙内的心思，就安慰说：“衙内只管放宽心，这事包在小人我的身上，我保证叫衙内把林冲的妻子弄到手！”这天，高太尉派老都管来看他儿子的病，富安说：“衙内的病确实不轻，要想病好，除非让太尉害死林冲，把他的妻子给衙内娶来。若不这样，衙内的性命可就难保了。”老都管把这事告诉了高太尉。高太尉说：“只要治好我儿的病，怎么都行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”老都管伏在高太尉的耳朵上小声说：“要想救得衙内，除非……”话刚说完，高太尉说：“好，你明天就去办吧！”



## 林冲误入白虎堂

这天，林冲正和鲁智深在一家酒店里吃酒，见有条大汉，穿着一领旧战袍，手拿一口宝刀，插着个草标，在街上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遇不到识货的主儿，真屈了我这口宝刀！”林冲、鲁智深都没在意。过了一会儿，那汉来到林冲跟前，大声说道：“这样大的一个东京，连一个识得兵器的也没有！”

林冲听了，说道：“拿来我看！”那汉递过刀夹，林冲一看，明晃晃地耀人眼目，连口夸说：“好刀，好刀！”又问：“你要卖多少钱？”那汉说：“本来该卖三千贯，如今急着要钱用，两千贯就卖。”林冲说：“这刀能值两千贯，只是我身边带钱不多，你若一千贯肯卖，我便买下。”那大汉叹口气说：“罢罢罢！黄金当作生铁卖了，一千贯就一千贯吧。”

林冲买了刀，回到家中，拿着这口刀看了一回，自言自语地夸赞道：“真是口好刀啊！高太尉府中有口宝刀，我几次要看一看，他都不肯。如今我也有了一口宝刀，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地和他比比成色。”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有两个穿军衣的人来对林冲说：“林教头，太尉听说你买了口好刀，叫你拿去比比看。太尉在府里等你。”林冲听了，心想，谁的嘴这样快，昨天下午才买的，今天早上他就报上去了。”只好赶快换上衣服，拿着刀，随着来人，往太尉府走。

林冲跟着来人进了太尉府，来到厅前，就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。来说：“太尉在里边后堂内等你。”林冲只好又跟随他转过屏风，来到后堂。走到堂前，仍不见高太尉，林冲又站住脚。来人又说：“太尉在里面专等教头，叫我们领你进去。”

林冲又跟着两个来人进了两三道门，来到一个院落，周围一色都是绿色栏杆。来人把林冲领到堂前，说道：“教头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们这就进去禀告太尉。”

林冲拿着宝刀，站在那里，足足等了半个时辰，也不见带领他来的那两个人出来。他心中有些疑惑，猛抬头一看，只见堂前的匾额上，写着“白虎节堂”四个大字。林冲吓出一身冷汗。心想，这白虎节堂是商议军机要事的地方，没有命令到这里来的就有死罪，我怎么来到这里！想到这里，就急忙回转身要往外走。这时听到脚步声响，有人从外面走进来。林冲抬头一看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受到皇帝宠爱的太尉高二。林冲急忙拖着刀上前施礼。

高太尉大声喝道：“林冲，你手拿大刀，闯入白虎节堂，要干什么？是想来行刺吗！”林冲施个礼说道：“刚才有两个差人来呼唤林冲，叫拿刀来，说恩相您要看。”高太尉反问：“差人在哪里？”林冲说：“他们两个已到堂里面去了。”高太尉喝道：“胡说！谁敢进我这府堂！你好大胆，竟敢拿着刀到这里行刺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”只听得一声喊叫，从两旁耳房里拥出一群人，把林冲按倒，绑了起来。高太尉又说道：“把他解到开封府去问罪！”

这都是高太尉为满足他儿子的心愿，布置下的圈套。林冲就算全身是口来分辩，他们哪里肯听？开封府尹硬说他是手持利刃，故入节堂，意在行刺，先打了他二十军棍，又在脸上给他刺上字，发配到沧州牢城。又指派两个解差，一个叫董超，一个叫薛霸，押解林冲前往。

两个解差刚要起程，陆谦来给解差送了两包银子，说道：“我是陆谦，奉高太尉命令来给二位送银子，每人五两，叫你们不用远去，半道上找个方便的地方，把林冲杀死就行了。”董超说：“这事怕不行，公文上写着让我

们解活的去，没叫杀死他。”薛霸说：“高太尉便是叫你我二人去死，也只得依他。他的命令谁敢违抗。”他回头对陆谦说：“你回去禀告太尉，我们好歹把林冲结果了就是了。”

董超、薛霸押解着林冲走了一天，住在一个店里。第二天四更时候，全店的人都还没起，薛霸就把林冲叫醒，催促着上了路。走了三四里，薛霸看了看，离村庄还太近，又走了四五里，来到一座黑森森的大树林子，这座林子名叫野猪林，是东京去沧州道上头一个险恶的地方。

三人进了林子，薛霸说：“我们两个要睡一会儿，怕你跑了，得把你绑在树上。”林冲说：“好汉做事好汉当！我官司已经吃了，决不逃跑。”不管怎么说，薛还是把他紧紧地捆绑在树上。捆绑好后，董超说：“林教头，不要怨我们，是陆谦奉高太尉之命要我们结果你。”薛霸说：“不用多说了！”双手举起水火棍，照着林冲的头上就打。

## 林教头与洪教头

薛霸举起棍来，照着林冲头上就打，棍还没落，只听得松树背后大喝一声，一条禅杖飞过来，把那水火棍架隔到半悬空中。接着一个大和尚跳了出来，喝道：“俺今天先要你两个的狗命！”说着举起禅杖就要打。

林冲一听声音，就知道是鲁智深，忙说道：“师兄，不要下手，我有话说。”鲁智深收了禅杖。董超、薛霸吓得跪在地上，不敢动弹。林冲说：“这是高太尉派陆谦吩咐他们干的，若打死他两个，他们也是冤屈。”

鲁智深抽出戒刀，割断林冲的绑绳，扶林冲坐下，说道：“自从兄弟吃官司，我就天天惦记着。听说兄弟被刺配沧州，我怕他们害你，也跟了来。昨晚他两个把你带进店里，我也就在那店里住了。今天见四更天他们就起床急着要走，我就知道他们不怀好意，抢先到林子里来等着。他们既要杀你，还留着他们干啥！”林冲说：“师兄救了我，就饶他们两个性命吧。”

鲁智深对两个解差说：“俺不看兄弟面上，非把你两个坏东西打成肉泥不可！既饶你们的狗命，你一路可要小心伺候我兄弟！”两个解差只好连声答应：“是，是，是。”林冲问鲁智深：“师兄如今要到哪里去？”鲁智深说：“杀人须见血，救人须救彻。俺不放心，一直把兄弟送到沧州去。”两个解差听了，暗暗叫苦。

从此，一路之上，鲁智深要行就行，要歇就歇，两个解差只得小心伺候着林冲。天热，林冲棒疮发作，走不动路，雇了一辆车子，林冲坐在车上，鲁智深护送着车子，两个解差跟在车后步行。

走了几天，离沧州只有几十里地了，鲁智深对林冲说：“兄弟，这里离沧州不远了。前边路上都有人家。俺如今和你分手，日后再会。”又对两个解差说：“俺本该砍你两个的头，看兄弟面上，饶你两个性命！你们可不能再生歹心！”两个解差连忙说：“小人不敢！小人不敢！”

鲁智深走后，两个解差押着林冲往前走。这天来到柴进庄上。

柴进是位英雄好汉。好汉爱好汉，他听说这位发配的犯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，知道他是受了高太尉的迫害，更加敬重。就送了两位解差许多银子，请他们带林冲到家中吃杯水酒，歇息歇息。

柴进摆了极其丰盛的酒席宴请林冲，亲自起身，给林冲敬酒三杯。林冲一再起身，表示感谢。这时，有人进来报告说：“教师来了。”柴进说：“就请进来一起吃酒也好。”话音刚落，那教师已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。林冲想：“他一定是柴大官人的师父。”就起身施礼说：“林冲有礼！”那人并不还礼。柴进向那人介绍说：“这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。”又指着那人对林冲说：“这位是洪教头。”林冲又跪下向洪教头叩拜，洪教头只冷冷地说：“起来吧，不用拜了！”却不还礼。柴进心中很不高兴。

过了一会儿，洪教头问柴进：“大官人怎么用这样的厚礼款待罪犯？”柴进说：“林教头是天下有名的好汉，不同别人。”话还没说完，洪教头就跳起来说：“我就不信，他敢和我比棒，我便认他是真教头。”柴进笑着问林冲：“林武师，你愿意比试吗？”林冲说：“小人不敢。”洪教头以为林冲不会使棒，先站起来，拿起一条棒，使个架势，高叫道：“来来来！”林冲没法，只好拿起棒来相陪，说道：“师父，请教了。”

两人比了五六个回合，林冲跳出圈外，说：“小人输了。”柴进说：“林教头怎么不拿出真本事来？”林冲说：“小人脖子上多了这副刑具，因此认

输了。”柴进说：“是我一时疏忽。他又给了解差一些银子，请他们暂把刑具打开。

洪教头以为林冲没有本事，提起棒来就要动手，出场使了个“把火烧天”势。林冲也横着棒使个“拨草寻蛇”势相迎。洪教头叫着“来来来！”举棒照林冲头上便打。林冲急忙往后一退。洪教头又往前赶了一步，举棒又向林冲打来。林冲用棒往地上一扫，洪教头怕打着腿，纵身往上一跳，他的脚步已经乱了。林冲一转身，乘洪教头双脚落地的时候，猛地又一棒扫来，正打在洪教头的小腿上，洪教头扑通一声跌倒在地。

旁边看热闹的人们见了，一齐大笑。洪教头挣扎了半天才爬起来。他满脸羞惭，头也不抬，独自出了庄，走了。

## 陆谦火烧草料场

林冲发配到沧州牢城营中，管牢的本待要罚他去干苦差事。一些犯人告诉他，给管牢的送些银子，他们就会少找些麻烦。林冲就给了管牢的十两银子。管牢的得了银子，就派林冲去看管天王堂。并对他说：“林教头，叫你看管天王堂，只是烧烧香，扫扫地，是第一等省力气的活儿。你看别的囚徒，从早到晚干苦力活，还得挨打挨骂。那些没有人情没有钱的，还得关进土牢里，天天受罪。”林冲谢了管牢的，到天王堂去了。

过了几天，高太尉又派陆谦来给管牢的送来许多银子，叫管牢的害死林冲。管牢的听说是高太尉的意旨，又得了许多银子，就对陆谦说：“你先在这里住下，这事由我去安排。”

又过了五六天，管牢的把林冲找去，说道：“你管天王堂很是勤谨，我另给你找个好差使。东门外有座大军草料场，你去看管，每月还能得到一些常例钱。”林冲说：“但凭安排，干什么都行。”说完带上行李就到草料场去了。

林冲来到草料场的小屋里放下铺盖。这小屋年久失修，四处透风。这天夜里，北风呼呼地吹，大雪纷纷地下，冻得林冲直跺脚。他在屋里来回走了一会儿，身上还是冷得难耐。他想起人们告诉他，二三里外有卖酒的，就用花枪挑着个酒葫芦去买些酒暖暖身子。

林冲踏着白雪来到卖酒的酒家，喝了一壶酒，又买了一酒葫芦酒，准备带回草料场的小屋里慢慢地吃。他迎着寒风，顶着飘雪，来到草料场时，谁知他住的那间小屋已被大雪压塌了。林冲想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天这样冷，到哪里去住？”忽然想起离这里半里来地有一座古庙，可以暂时安身。他搬开破壁，从倒塌的屋内拉出被子，卷了卷，挟在腋下，依旧用花枪挑了酒葫芦，向古庙奔去。

林冲在古庙里喝过几口酒，刚躺下，就听到外面必剥剥地爆响。他跳起来往外一看，吓了一跳，草料场里燃起了大火。林冲拿起花枪正要去救火，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话：一个说：“这个计策实在是高！”另一个说：“林冲这次可活不成了，高衙内可称了心愿了。”又一个说：“多亏牢管帮忙，我回去禀报太尉。保你两个做大官。”

林冲听得清楚，这三个人一个是管牢的，一个是陆谦，一个是富安。又听他们中的一人说：“我把草料场的草堆全都点上火，林冲插翅也逃不了。”另一个说：“即使逃得性命，烧了大军草料场，他也是个死罪！”

林冲听了，气得火冒三丈。他右手提枪，左手打开庙门，大喝一声：“害民贼哪里跑！”三个人都吓呆了，想逃也挪不动脚步。林冲挺枪向管牢的刺去，只听那人“啊呀”一声，倒在地上。陆谦吓慌了手脚，只跪在地上，连声恳求“饶命。”那富安逃出有十来步远，林冲赶上去，照着后心一枪，又把他刺倒了。等返身回来时，陆谦只跑出去三四步。林冲喝道：“奸贼！哪里逃！”抢前一步，伸手将陆谦捉住，用力一掷，把他扔在雪地上，然后用脚踏住他的胸脯，从身边取出一把牛角尖刀，喝道：“奸贼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这般害我！”说着手起一刀，也把陆谦杀了。

林冲杀了这三个人，才稍微消了胸中的怒气。他回到庙中穿上外衣，戴上毡笠，被子也不要了，提起花枪，连夜逃走了。

林冲逃到柴进庄上，把陆谦要害他，放火烧了草料场的事细说了一遍。

柴进说：“兄长先在我家住几天再说。”说完，教庄客取来衣服给林冲换了，又摆酒招待他。

林冲在柴进庄上住了五六天，听说官府里发下公文，派人四处捉拿他，十分火急，就要逃走。柴进说：“既然兄长一定要走，别又没处可去，就到梁山泊去吧。那里有三个好汉在山寨里聚义，为头的叫白衣秀士王伦，第二个是摸着天杜迁，第三个是云里金刚宋万。他们和我交好，我写封信兄长带上，到他那里入伙，怎样？”林冲说：“若能去那里安身，最好，只是听说沧州道口，全都被官兵把守，如何去得了？”柴进伏在林冲的耳朵上说：“兄长要去，除非这样。”林冲听了，点头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第二天，柴进领着一样人马出去打猎，守道的军官，见柴进来了，恭恭敬敬的问：“大官人又去快活？”柴进问道：“二位官人为何守在这里？”守道口的军官把奉命捉拿林冲的事说了。并说进出人员，要详细盘查。柴进笑着说：“我这群人中夹带着林冲，你们不认得？”盘查的军官说：“大官人不要说笑话，快出去打猎快活吧。”

## 刘唐夜宿灵官庙

柴进借着打猎，送出林冲。林冲辞别柴进，走了十多天来到山东水乡梁山泊。王伦不肯收留他。幸亏杜迁、宋万和朱贵坚决要收留，费了许多周折，王伦这才同意。从此，林冲在梁山泊坐了第四位交椅，朱贵坐了第五位。

梁山泊附近有个郓城县，县令名叫时文彬，他手下有两个都头，一个是马兵都头叫朱仝，一是步兵都头雷横。一天，县令对两位都头说：“听说这一带强人很多，抗拒官军，十分厉害。你们夜间好好去巡捕。”朱仝、雷横各村走了一道，往回走时，来到东溪村外的灵官庙。雷横说：“这庙里没有人住持，殿门不关，我们进去看看里面有没有盗贼。”

众人拿着火把一照，见供桌上睡着一条大汉，他大喝一声，众人上前，把那大汉绑了。那大汉醒来，想挣扎也挣扎不动了。

雷横押着那汉子出了庙门，见天还没亮，就到晁（cháo）保正庄上讨些点心吃。晁保正名叫晁盖，专爱结交天下好汉。晁盖力气很大，他一手能托起一座青石宝塔，因此人们都称他为托塔天王。他见雷横带领人们来了，就问道：“都头这时到庄上来，有什么公事？”雷横说：“出来巡捕盗贼，路过这里。”晁盖一边摆酒招待，一边问：“都头在敝庄上拿着盗贼了吗？”雷横说：“在灵官庙有个大汉，我看他不像好人，就把他拿了。来这里也是叫保正知道，日后知县问时，保正也好应答。”晁盖问：“那汉子在哪里？”雷横说：“吊在外面门房里。”

晁盖陪雷横吃了一会儿酒，心想：“我得去看看他捉拿的贼是谁。”于是找了个借口，偷偷到外面耳房里去看。这时看守的兵卒都去吃酒去了。他小声问道：“汉子，你是哪里人？”那大汉说：“我是外地人，到这里来要找一个好汉，被他们当作贼捉起来！”晁盖问：“你要找的好汉是谁？”那汉说：“他叫晁盖，是天下有名的英雄。”晁盖问：“你找他有什么事？”那汉说：“我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告诉他。”晁盖说：“我就是晁保正，一会儿雷都头出来，你管我叫舅舅，我认你做外甥就行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晁盖陪着雷横走出来。雷横对晁盖说：“这就是在灵官庙捉的那贼。”晁盖说：“好一条大汉！”话音未落，只听那大汉高声叫道：“舅舅，快来救我！”晁盖走到他跟前，故意从上到下看了一会儿，装做吃惊地说：“这不是王小三吗？怎么到了这里？”那汉说：“我是王小三，舅舅快救我！”众人听了，都很惊异。雷横问：“这汉认识保正？他是谁？”晁盖说：“是我大姐的孩子，小时住在我这儿，四五岁时随姐夫搬到南京去住，十四五岁又来过一次，这么多年了，不是他鬓边有块朱砂记，我也不敢认他。”

晁盖说完，又向那汉喝道：“小三儿，你怎么不来见我，却去村里做贼？”那汉说：“舅舅，我没做贼。”晁盖喝道：“你没做贼怎么被都头拿住了！”说着，向兵卒手中夺过棍棒，照着那大汉要打。众人劝道：“保正息怒。”那汉说：“我来看舅舅，昨天在路上多吃了些酒，没敢来，便在庙里睡了，想天明再来，他们不问情由，便把我拿了。”晁盖生气了，说道：“不懂事的东西！不来见我，却在路上吃得烂醉！”说着又要去打。雷横说：“保正息怒。你外甥本没做贼。因见他是一条大汉睡在庙里，十分可疑，便捉了问问。若知是保正的外甥，哪能拿他。”吩咐兵卒快快放了，又连忙道歉。晁盖送了许多银子给都头和众兵卒。

晁盖送走了都头和众兵卒，问那大汉道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那汉说：“小弟名叫刘唐，因鬓边有块朱砂记，人们都叫我赤发鬼刘唐。我是来给你送财宝的。”晁盖不明白他的意思。刘唐见没有别人，就说：“小弟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，收买了十万贯珍珠宝贝，要在六月十五日前送往东京，给他丈人蔡太师祝寿。小弟想，这都是他们搜刮来的不义之财，我们是应该取的。哥哥你是天下有名的好汉，武艺高强。小弟我也学过一些武艺，别说三五个汉子，就算一二千兵马，只要我手中有条枪也不怕他。如哥哥有心取这桩财宝，小弟愿助哥哥一臂之力。不知哥哥意下如何？”正在商量，外面有人进来报告说：“有个秀才打扮的人，自称加亮先生，要来拜访。”

加亮先生名叫吴用，也叫吴学究，加亮先生是他的道号。他学问渊博，足智多谋，人们称他为智多星。他也是为这桩事来的，他见到晁盖，说：“这事非干不可！只是人少了干不得，人多了也干不得。七八个人最合适。我再去请三位好汉来一起干！”



## 吴用访问石碣村

吴用对晁盖说：“梁中书搜刮了十万贯珍珠和金银财宝，去给蔡太师祝寿，这都是些不义之财，不能让他拿这些钱去做人情，买官当。我今夜三更便去石碣村，劝说阮氏兄弟来和我们一起干。”晁盖问：“这阮氏兄弟是谁？”吴用说：“他们是兄弟三人，一个叫立地太岁阮小二，一个叫短命二郎阮小五，一个叫活阎罗阮小七。他们三人虽然没读诗书，却很重义气。”

晁盖说：“我也听说他们的大名，只是没见过面，先生亲自去最好。”吴用说：“北京去东京有好几条道，不知梁中书的人从哪条路上走，刘唐兄再辛苦一次，去北京探听明白他们起程的日期，确实从哪条路上走，也好安排。”刘唐说：“小弟今夜便去。”吴用说：“不用急，待我回来再走不迟。”

吴用来到石碣村，见了阮氏三兄弟，叙过礼。阮小五说：“教授来这里有什么事？”吴用说：“我如今在一个财主家教书，主人家要办宴席，要用十多条十四五斤重的大鲤鱼。因此特远道跑来。”阮小七说：“若是往常，不用说十几条，就是三五十条也不难。如今要五斤重的也困难。”吴用装着吃惊的样子问：“出了什么事了？”阮小二说：“这大鱼只有梁山泊里有。如今那里住了几位头领，不让我们去捕鱼了。”

吴用说：“我倒不知有这事，官府怎么不来捉他们？”阮小五说：“如今官府一动弹，百姓先遭殃。官军来到乡下，名义上捉贼，实际上抢百姓的东西，连各家的猪羊鸡鹅都抢去吃了。”吴用说：“这么说，梁山泊那些人倒快活？”阮小五说：“可不是吗！他们不怕天，不怕地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敢情快活！”阮小七说：“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，我们若能像他们那样过一日也好！”

吴用听了，心里暗暗高兴，就故意说：“学这些人做什么！倘被官府拿住了，不是死罪？”阮小二说：“如今官府是一塌糊涂。犯了大罪的人，却当大官，好人反倒坐牢！”阮小五说：“我们兄弟三人的本领又不是不如别人，可就是没人识我们！”吴用说：“若是真有人识你们，你们肯去吗？”阮小七说：“若有人识我们，便是刀山火海，我们兄弟也去！”

吴用见他们兄弟三人态度这样坚决，就把晁保正要他来请他们一起夺取生辰纲的计划说了。阮小二说：“既然晁保正信得过我们，我若不舍命帮他，也算不得好汉！”阮小五、阮小七用手拍着脖子说：“保正哥哥如此看得起我们，就算砍了头，我们也不怕！但不知我们几时去？”吴用说：“事不宜迟，明日起个五更，我们一起到晁天王庄上去。”

吴用和阮氏三兄弟来到晁盖庄上，晁盖摆下酒席招待，六个人一面饮酒，一面商量劫取生辰纲的事。只见庄客进来报告说：“门外有个道人，要见保正。”晁盖说：“我这里有客，不能去见他，他一定是来化斋饭的，你多给他些粮米，让他走吧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庄客来报告说：“那人自称一清道人，不要斋米，只要见保正一面。怎么也不肯走。”晁盖出来，对那道人说：“先生来见我晁盖，无非是要化缘，已给了你米，你为何还不肯去？”那道人哈哈大笑说：“十万贯财宝我都没放在眼里，哪里是为化斋米而来！我来见晁保正有句要紧话要对他说。”

晁盖见那道人身長八尺，相貌堂堂，知道不是一般人物，就请他进了客厅，献上茶，问道：“先生贵姓？”那道人说：“我姓公孙，名胜，道号一

清先生，因自幼习武，又学得一些道术，人们都叫我入云龙。”晁盖问道：“先生亲来庄上，有何见教？”公孙胜说：“现有十万贯财宝，想送给保正哥哥，不知可有意要吗？”晁盖说：“先生说的十万贯财宝，莫不是蔡太师的生辰纲？”公孙胜说：“正是，这桩财宝，不能放过，常言说，当取不取，后悔莫及。”

两人正说话，只见一个人从屋外闯进来，说道：“你二人好大胆，竟敢商量这事！”公孙胜吓了一跳。晁盖见是吴用，说道：“教授快来与公孙先生相见。”吴用与公孙胜见过礼，又把刘唐和阮家兄弟请出来相见，共同商量劫取生辰纲之事。刘唐说：“我得去探听清楚他们从哪条路走。”公孙胜说：“这事我已打听清楚了，从黄泥冈大道上走。”晁盖说：“黄泥冈附近有个安乐村，村里有个好汉叫白胜，和我交好。我们就去他那里，约他一起干。”大家说：“最好，我们是力取还是智取？”吴用说：“我已计划好了。”

## 杨志押送金银担

北京大名府梁中书见离蔡太师生辰不远了，十万贯寿礼也全都备齐了，便把大力士青面兽杨志找来，说道：“我想派你押送生辰纲到东京去，事成之后，我自有抬举你处，你可愿意去？”杨志说：“恩相差遣，小人怎敢不去？只不知几时动身？怎么走法？”梁中书说：“装十辆车子，每辆车上插上一面黄旗，旗上写明‘献贺太师生辰纲’，每辆车前后再派两名军士监押，由你统领，三日之内便要动身。”

杨志听了，叉手禀道：“请恩相另派有本事的人去吧。”梁中书说：“我本来想在太师面前抬举你，你怎么又不去了？”杨志说：“小人听说上年的生辰寿礼被强人劫了，今年强人更多，从这里去东京，要经过二龙山、桃花山、黄泥冈、野云渡、赤松林等地方，这些地方强人最多。他们见车上装着金银珠宝，能不来抢劫？”梁中书说：“我多派些军队帮你护送就是了。”杨志说：“就算派一万人去也不济事，这些军队听得一声呼喊，早吓跑了。”梁中书说：“照你说，生辰纲不去送了？”

杨志禀道：“恩相若依小人一件事，便敢去送。”梁中书说：“你且说哪一件事？”杨志说：“依小人主意，不用车子，把礼物装成十个担子，选十个健壮军卒，扮成脚夫挑着。小人扮成经商客人跟着，这样悄悄地送到东京，方才妥当。”梁中书听了，夸奖说：“你的主意不错，我这就派人去照你说的准备。”

第二天，杨志来到厅上，梁中书问道：“杨志，你几时起身？夫人另有一担礼物，送给太师府内眷属，你也要带上。为怕你不熟悉内宅情形，让奶公谢都管和两位官员和你一同去。”

杨志听了，禀告说：“恩相，杨志去不得了。”梁中书问道：“一切准备好了，你怎么又去不得了？”杨志说：“押送十担礼物，不同寻常。那些挑担的军卒，都听从杨志分派，小人要走就走，要停就停，要早行使早行，要晚行使晚行。如今又叫老都管和两名官员跟去，他们都是夫人身边的人，职位很高，若是路上和小人别扭起来，小人怎敢和他争执？误了大事可怎么办？”梁中书说：“这个容易，我叫他们三人都听你的就是了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十一担财宝都伪装好摆在厅前。杨志头戴凉笠，挎口腰刀，带上给蔡太师的书信。老都管和两个官员也都打扮成经商的模样。十一个军卒挑起担子，一行十五人，离开梁府，出了北京城门，向着去东京的大路进发。

这时正是农历五月中旬，天气酷热。头五六天，都是每日早晨凉爽时行，到中午天热时便歇下了。五六天后，进入山区，路上行人稀少，杨志便叫每日天半晌时动身，下午太阳刚偏西就歇息。每天正是最热的一段时间赶路。十一个挑担的军卒，热得走不动。杨志为了赶路，见哪个停下，就用藤条抽打，催他们快走。老都管和两个官员也热得走不动，跟在后面一步步地往前挪。杨志生气了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好不晓事！不帮俺催他们快走，却在后面慢慢地磨蹭！”

一个官员分辩说：“不是有意慢走，实在是天热走不动。前几日还趁凉走，如今偏要热时走。”杨志气坏了，骂道：“废话！前几日走的好地面，这儿是偏僻山路，谁敢半夜五更走路？”杨志骂完，提了藤条向前催赶军卒去了，两个官员却坐在树荫下没动。

过了一会儿，后边的老都管赶上来。两个官员向他诉苦，又说：“杨志不过是一个不知名的军汉，开口就骂人，实在可气。”老都管说：“这两日我也看不惯他。因相公吩咐不要和他闹别扭，我才不做声。”这天太阳老高，杨志就吩咐住了店。十一个挑担的军卒都找老都管诉苦，老都管除了安慰几句，别无办法。
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军卒都爬起来，嚷着要乘凉爽时出发。杨志喝道：“哪里去！都给我睡下！”众军卒说：“凉爽时不走，天热时走不动，你又拿藤条打我们！”杨志骂道：“你们懂什么！”拿起藤条就要打。军卒只好重新躺下。等到太阳升到半天，杨志又催着急忙赶路。老都管虽然口中不说，心里也恼恨杨志。快到中午了，走到黄泥冈，一轮骄阳当空，地上的石头都热得烫脚，杨志又赶着快走。好不容易爬上山冈，十一个军卒都放下担子，躺在树荫下。杨志拿起藤条抽打，军卒说：“天气这般热，就算打死，也走不动了。”

## 英雄智取生辰纲

杨志想赶快催促着军卒走过这个黄泥冈，谁知众军卒都在树荫下，横三竖四地躺着不动。杨志高叫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你们却在这里歇凉！起来，快走！”众军卒说：“你空着走，我们都挑着重担儿，在大毒日头底下，怎么走得动！”

杨志发火了，举起藤条照着军卒劈头盖脑地打去。可是打得这个起来，那个却又睡倒。杨志正无可奈何。老都管也坐在树下喘气，对杨志说：“天热得像下火一样，实在走不得，不要打他们了。”杨志说：“老都管，你哪里知道！这黄泥冈正是强人出没的地方，谁敢在这里歇！”两个官员说：“这话你说了好几遍遍了，只管吓人，哪有那么多强人！”

老都管说：“先让他们歇一歇，等过了中午再走，天这样热，谁走得动？”杨志说：“都管，你也不懂事了！从这冈子下去，有十七八里路没有人家。不想想这是什么地方！你不帮俺催促，还帮他们说话。”老都管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坐一会儿就走，你自去赶他们吧！”

杨志拿着藤条，对军卒喝道：“哪个不走，先打二十下！”一个军卒说：“你也太不把人当人了，这大热天，只管拿藤条赶我们走，便是梁相公自来，也该容我们喘口气！”杨志又气又急，骂道：“不快走，还敢多嘴！”举起藤条就要打。

老都管喝道：“住手！我在东京太师府做奶公时，门下军官成千上万，哪一个不敬重我！不是我说话难听，你不过是个遭死的军汉，相公可怜你，给你个差事干，你就这样逞强，一味地打他们！”杨志说：“都管是城里人，哪里知道路途的艰险。再说，如今不比太平时节。”话还没说完，老都管就说：“如今天下怎么不太平？你说这话，就该割舌头！”

正争论时，只见对面松林里，一个人探头探脑朝这边张望。杨志跳起说：“还争什么，那不是歹人来了！”他拿起朴刀，向松林赶去。

杨志赶入林中，见一字儿摆着七辆手推小车，七个汉子脱得赤条条地坐在那里乘凉。杨志喝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莫不是歹人！”那七人说：“你是在说反话！我们是小本经纪，哪有钱给你！”杨志还不放心，追问他们是打哪里来的。

那七人说：“我们是去东京贩卖枣子的。听说黄泥冈上有歹人抢劫客商，有些害怕。又一想，我们只有些枣子，又没别的钱物，这才上了冈子。谁知天热得厉害，便躲进林子歇一歇。我们只怕你们是歹人，才叫一个兄弟出去看看。”杨志说：“原来也是过路客人。”就提着朴刀回来了。

过了一会，只见远处一个汉子，挑着副担桶，一边往冈上走，一边唱山歌：赤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农夫心内如汤煮，公子王孙把扇摇！

那人走上冈子，也在松林里放下担桶，坐下乘凉。众军汉见了，问那汉子：“你桶里装的什么？”那汉子道：“是好酒，挑到外村去卖。”一个军卒向：“多少钱一桶？”回答说：“五贯足钱便卖。”

军卒们又热又渴，便商量着凑钱买酒解渴去暑。杨志喝道：“好大胆！没有我的话，怎敢随便买酒吃！”又要动手打人。众军卒说：“我们买碗酒吃，又有何碍，也来打人！”杨志说：“你晓得什么，有多少好汉被蒙汗药麻翻了！”

这时，松林里贩枣子的客人跑出来要买酒吃。挑酒的说：“不卖！这位客官说我酒里有蒙汗药！”他们央求了好一会，买了一桶，每人拿了椰瓢分着吃了。有一个贩枣的客人乘卖酒的收钱的时候，揭开另一桶的桶盖，舀了一瓢便吃。挑酒的汉子去夺时，他便跑到松林里。挑酒的去赶上，夺回来往桶里一倒，盖上盖，把瓢往地上一丢，还抢白了那舀酒的客人一顿。

军卒们见了，都馋得厉害。说道：“这里没处讨水喝，那贩枣子的已买了一桶吃了，我们也买些润一润喉咙才好。”杨志见那一桶酒吃了，这一桶也有人吃了一瓢，都没有事，想来酒是好的，就说：“既然大家都要买些吃，就买吧，吃了好赶路。”

军卒凑了五贯钱要买酒，卖酒的说：“我酒里有蒙汗药，不卖！”老都管和两个官员也多方哀求，杨志也陪了话，这才卖给他们。众军卒买到酒，向贩枣子的客人借了椰子瓢，一会儿，全吃光了。不大工夫，老都管、杨志等十五个人，都头重脚轻瘫倒了。贩枣子的客人卸下枣子，把十一担金珠财宝，装上小车，从从容容地推着走了。

## 宋江飞马救晁盖

这七个贩枣的客人，正是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、刘唐和阮家三兄弟。那挑酒的汉子就是白日鼠白胜。白胜挑的两桶酒，原来都是好酒。晁盖等七人先吃了一桶，刘唐又把第二桶舀了半瓢吃，故意给杨志他们看，好叫他们放心。随后吴用在松林里把药抖进瓢里，装做抢酒吃，白胜上前夺下瓢，将放进药的酒倒进桶中。这就是智多星吴用定下的计策，叫做“智取生辰纲。”

杨志酒吃得少，过了一两个时辰，苏醒过来，其余十四个人还动弹不得。杨志恨道：“都是你们不听话，教俺失了生辰纲，如何回去见梁中书！”骂着，长叹一声，提了朴刀，下冈子去了。

天黑以后，那十四个人才过了药劲儿。老都管说：“这可怎么办？”内中一人说：“杨志走了，我们回去就说杨志勾结歹人，用蒙汗药麻翻了我们，把生辰纲劫去了。”老都管说：“也只能这么办了。”

老都管回去对梁中书说了，梁中书又写信给蔡太师，蔡太师派一名官员带了公文到济州，限十日内把贼人捉住。

济州知府见蔡太师亲自差人来催办，吓慌了，立即让何涛去捉拿。并说：“十天之内不能破案，要从重治罪。”

何涛有个弟弟叫何清，是个赌徒。这天赌输了，正想向哥哥要钱，没想出理由来。恰好见何涛正在发愁。何清问：“哥哥为什么事发愁？”何涛把限期捉拿劫生辰纲的强人之事说了。何清笑着说：“不瞒哥哥说，这伙贼人都被我捉到口袋里了。哥哥给我五十两银子，我帮你捉拿。”接着他把自己一次赌输了钱，替一家客店登记店簿，发现了晁盖和白胜的线索说了一遍。并出主意说：“只要拿住晁盖和白胜，一问便知。”

何涛带领许多公人先捉住了白胜，又签了一道公文，去郓(yùn)城县捉拿晁盖。他来到县城，知县已经退衙，只找到了一个当日值班的押司宋江。

宋江，字公明，因长得黑矮，人们都叫他黑宋江。他排行第三，在家十分孝敬老人，对朋友很重义气，人们又称他为孝义黑三郎。他熟读有关法律书，又爱习枪棒，学会了多种武艺，愿意结识江湖上的好汉。山东、河北一带好汉都知道宋江的名字。他能急人之所急，乐于助人，人们又叫他及时雨。

何涛找到宋江，对宋江说明带了公文来捉拿晁盖的事。宋江听了，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晁盖是我的知心朋友，我不救他时，若被捕去，性命便没了。”就假意对何涛说：“捉拿晁盖容易，只是你的公文是密封的，我不敢私自打开，你自到厅里投下，知县看了，便好差人去捉。这事不同一般，千万不能泄露出去。”何涛说：“押司说得对，麻烦你引进。”宋江说：“知县正在用膳，请你先在这里稍等一等。我还有点小事儿，去安排一下，等知县坐厅时，我再来领你前去。”

宋江稳住何涛，出门飞奔自己住处，从槽头上牵了马，出了东门，打马飞奔东溪村。没半个时辰，就来到晁盖庄上。

晁盖正和吴用、公孙胜、刘唐一起说些官府黑暗，英雄报国无门之类的话。阮氏三兄弟早已回到石碣村。正说话间，有人进来报告说：“宋押司飞马而来，要见保正。”晁盖慌忙出来迎接。

宋江见了晁盖说：“哥哥，黄泥冈事发。白胜已被拿在济州大牢里。济州府又派何缉捕带了许多人来捉你，我是舍着性命来救你的。快走，快走！要紧，要紧！”

宋江走后，晁盖问吴用：“教授，我们到哪里去好？”吴用说：“石碣村最好，那里再往前走就是梁山泊，官府派个一万八千的人马，也斗不过咱们。万一作战失利，我们去梁山泊入伙，他也无奈何咱们。”晁盖说：“事不宜迟，现在就走！”他们把金珠财宝收拾了五六担挑着，飞快地奔石碣村而去。

宋江回来，领着何涛到县衙大厅，投了文书，知县时文彬立即派人去捉拿。宋江说：“日间去，恐怕走了消息，捉不到。夜间去拿，最为稳妥。”知县说：“这话很对！”立即命令朱仝、雷横两个都头，天黑后去东溪村捉拿晁盖。



## 吴用巧计胜何涛

济州知府听说晁盖一伙逃到石碣村，就点起五百名官兵，由何涛带领，去捉拿晁盖和阮小二、阮小五等人问罪。

晁盖、公孙胜离开东溪村后，半路上得到阮家兄弟的接应，一齐来到石碣村湖泊里。他们刚住下，就听到打鱼的来报信说：“官军人马杀奔村里来了！”

晁盖听了，说道：“得给他点厉害看看！”阮小二说：“兄长放心，定叫这些官兵大半淹死在水里！”吴用对大家说：“我已想好了计策，大家分头准备。”于是对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等分别授了秘计。

何涛带领着官兵来到石碣村，阮家弟兄都早已离开这个村。何涛捉到阮小二的邻居逼问，才知道他们已搬到湖泊里去住了。何涛的官兵在邻近水面上捉来百十只船，官兵们乘坐在船上，让捉来的百姓给他们带路，向阮家兄弟住的湖泊里扑来。

何涛率领官兵约行了五六里水面，听到前面芦苇丛中有人唱歌，接着又见一只小船从芦苇丛中摇了出来。何涛问：“这唱歌的是谁？”带路的渔民说：“那就是阮小五。”何涛把手一招，命令各船一齐前去捉拿。阮小五哈哈大笑，骂道：“你们这些贼官，好大胆，竟敢前来找老爷的麻烦！”何涛喊道：“快追！”阮小五的船就像箭一般快，官兵追了一阵就不见阮小五的影儿了。

何涛领着船只继续往前追赶，过了两道港湾，已经迷路了。这时一只小船从芦苇丛中摇出，船上一人边唱歌边划船。何涛惊问：“船上那人是谁？”带路的说：“那就是阮小七。”何涛命令：“快快快，别让他跑了！”阮小七大笑，说道：“害民贼，敢随老爷到这边来吗？”说完，便驾着小船从从容容地往港湾深处划去了。

何涛带领众船随后追了一阵，只见水面越来越窄，两岸尽是茫茫荡荡的芦苇。他心中疑惧，下令停止追赶。回头问带路的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带路的说：“这芦苇深处从来没有来过，不知道。”何涛便叫六个军士乘两条小船去探路。约摸过了一个时辰，探路的小船没有回来。何涛说：“这些人不会办事！”他又差了六个人乘两条船去打探。过了一个时辰仍不见回来。

这时太阳西沉，天色渐渐晚了，何涛很着急，说道：“那些人全都是废物，我要亲自去走一道！”他带领几个有本事的公人，各拿了刀枪，登上一只轻快小船，向港湾深处划去。

约行了五六里水面，见一个人提着锄头在岸边行走。何涛问道：“那汉子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前面水路可通行？”那人说：“这里叫‘断头沟’，没路了！”何涛又问：“你见有两只船从此经过吗？”那人说：“不是来捉阮小五的吗？他们正在前边厮打哩！”何涛问：“还有多远？”那人说：“再往前行，转过两个港湾就望到了。”

何涛叫两个巡捕上岸捉那汉子带路。两个公人刚跳到岸上，就被那汉子提起锄头，打下水里去了。何涛吃了一惊，刚站起身来想要回船，这时见水面打个水花，忽地一声从水底钻出一个人来，把何涛双腿一扯，拽进水里去了。船上几个公人想要逃跑，那汉子跳到船上，抡起锄头全都把他们打下水去淹死了。

原来水下那人，正是阮小七。岸上提锄头的汉子，却是阮小二。阮小七

把何涛拖进水里，狠狠地灌了他两口水，然后把他拖到岸上。何涛跪在地上哀求：“不是小人要来捉拿好汉的，都是上司的差遣，不得不过来。望好汉可怜小人，饶小人一条性命！”阮小二说：“先把他捆起来，扔到船舱里去！”

领兵的长官一直等到天黑，也不见何涛回来，只好叫官兵把船拢在一起，继续等待。初更时分，湖面上起了风。不多会儿，见一派火光，像一条火龙一样卷了过来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无数小船，上面堆满了燃烧着的芦苇柴草，一直冲了过来。官军的船拢在一起，又系着缆绳，逃脱不了。再加上湖面狭窄，无法躲闪，霎时之间，全都着起火来。官兵有的烧死，有的掉进水里，有的争着往岸上逃。谁知岸上的芦苇也都看起了大火。火光中，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晁盖、刘唐等一齐从水旱两路杀了过来。官兵一部份被烧死，一部份被淹死，一部份被杀死，少数当了俘虏。何涛率领的官军全军覆没。

晁盖、吴用等消灭了官军之后，一起投奔梁山泊去了。

## 武松夜上景阳冈

晁盖等来到梁山泊，整顿了山寨。众人推晁盖为首领，吴用为军师。山寨的人马更加兴旺。这天，晁盖对吴用说：“我们全亏了宋江等人仗义相救，才有今天，大恩不能不报；白胜是我们一起干事的兄弟，如今关在牢狱里，不能不救。”吴用说：“兄长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”

吴用一面安排人去想办法救白胜，一面派刘唐带了书信和礼物去向宋江致谢。

宋江见晁盖派刘唐来，赶紧领到酒馆里招待。然后又给晁盖写了回信，交刘唐带了回去。谁知这事被他身边的丫头阎婆惜知道了。阎婆惜正好要找宋江的茬儿，她拿着晁盖的来信，就要到官府里去告宋江。宋江被逼得没法儿，一生气把阎婆惜杀了。阎家告到官府，幸亏都头朱仝、雷横和宋江要好，把他放走了。

宋江逃到柴进庄上，柴进高兴地说：“我天天想见兄长，就是没找到机会！今天是什么风把兄长吹了来？”宋江叹口气说：“不瞒贤弟，我今日犯了罪，官府正在追拿我，我是逃到这里来的。”接着把一怒杀了阎婆惜的事说了一遍。柴进听了，笑着说：“兄长放心，你就算杀了朝廷的大官，我柴进也敢把你留在庄里。”

宋江住在柴进庄上，柴进天天与宋江一起吃酒。一天要吃酒时，柴进带了一位汉子来，介绍说：“这位是清河县人，姓武，名松，来我庄上有一年了。”宋江高兴地说：“我常听人说起武二郎的名字，不想今日有幸相会。贤弟因为什么来到达里？”武松说：“清河县里有个恶霸，欺负我哥哥，被我一拳打死，因此，逃到这里来避祸。前几天就想回去看望哥哥，因患疟疾，耽误了几天，这是老天让我与及时雨哥哥相会。”从此三人经常一起吃酒，谈些习文练武的事。

武松病好后，告别柴进、宋江，回清河去看望哥哥。走了几天，来到阳谷县地面。走到晌午，肚子饿了，想找个地方吃饭，却没有饭店。又走了五六里路，见前面山冈下有一家酒店，酒旗上写着“三碗不过冈”五个大字。

武松进了酒店，把哨棒依好，高声说道：“主人家，快拿酒来！”店主人拿来三个碗，一双筷子，一碟熟菜。放好后，又给他倒了满满一碗酒。武松端起来，一饮而尽，说道：“好酒！好酒！主人家，有肉没有？”店主人说：“只有熟牛肉。”武松说：“切二三斤来！”店主人送了肉来，又给倒了两碗酒，武松一口一碗，全喝干了。

武松一连吃了三碗酒，正在兴头上，店主人却不再来添酒。武松高叫道：“主人家，添酒来！”店主人说：“客官，要肉就再切些来，酒却不能再添了。”武松问：“为什么不卖给我吃！”店主说：“你没见我酒旗上写着‘三碗不过冈’吗？我这酒不比一般水酒，吃过三碗就醉了，过不得前面的冈子。”武松听了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已吃了三碗，也没醉倒，你只管给我添酒来！”店主说：“我这酒叫‘透瓶香’，又叫‘出门倒’，吃的时候，醇香可口，过一会儿却有后劲。”武松哪里肯听！连声叫着：“添酒来，添酒来！”

店主人没法，又给他添了三碗。武松一气又喝光了，添的二斤牛肉也全吃了。还不尽兴，又叫主人倒了三碗酒，又一气饮了，还要添酒。店主说：“客官，不要只管饮，这酒真是要醉倒人的。像你这条大汉，醉倒了，谁扶得住？”武松也不管店主的劝告，一共吃了十八碗酒，掏出些银子给了店主

人，提了哨棒，就往外走。

店主人赶紧上前拦阻，说道：“前面景阳冈上有老虎，客官走不得！不如在我店里住一夜，明天凑得一二十人，再一齐过那冈子。”武松笑着说：“我是清河县人，从来没听说这里有老虎，就算真有老虎，我也不怕！”

武松提着哨棒，大步朝景阳冈上走去。约行了四五里路，来到冈下，见路旁大树上贴着一张告示，上面写着：“近因景阳冈老虎伤人，来往客商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伙过冈，切不可一人独自行动。”武松看了，知道真有老虎，心中想道：“怕什么，看老虎还能把我怎样！”

武松又往前走了一阵，酒劲涌上来，他把哨棒依在身边，躺在一块大青石上歇息。刚闭上眼睛要睡，忽听林中响起一阵风声。接着一声长啸，从乱树背后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虎，直往武松的身上扑来。

## 景阳冈武松打虎

武松见老虎扑来，惊出一身冷汗，酒也醒了。他大喝一声，从青石板上翻身跳下，抓起哨棒，闪在旁边。那老虎纵身跳起，腾到半空中，猛地蹿了下来。武松急忙将身一闪，闪在老虎身后。老虎背后不能去扑，便将两条后腿一跃，用腰胯去掀武松。武松将身一撤，躲在一边。老虎见掀不着武松，急得大吼一声，像空中打了个沉雷一般。随着吼声，它把铁扫帚一样的尾巴竖起，朝武松剪来。武松双脚一跳，又闪在一边。那老虎的最大本事，就是一扑，一掀，一剪。它见这些本事全使了出来，还没捉住武松，只好又吼叫一声，掉过身子，想重新扑来。

武松见老虎还没来得及纵身跃起，就抡起哨棒，用出全身力气，向着老虎猛地劈去。哪知打得急了，用力过猛，没有打着老虎，却打到身旁的一棵树上，手中的哨棒折成两截。老虎更急了，跳起身子向武松猛扑过来。武松往后一跳，退出十来步远，老虎的两只前爪，恰好落在他面前。武松丢掉手中半截哨棒，两手乘势抓住老虎的顶花皮，狠劲向地上按去，随着抬起脚向老虎的面门、眼睛一阵猛踢。老虎忍受不住，咆哮着百般挣扎。武松哪里能让它挣脱掉！急得老虎把身下黄土扒起了一个坑。

武松就势把老虎的嘴按到坑里去，又狠狠地踢了几脚。老虎渐渐地没力气挣扎了。武松用左手紧紧揪着它的顶花皮按住，抽出右手，抡起铁锤般的拳头，照着虎头猛打。打了五六十拳，虎的眼里、口里、鼻子里、耳朵里，全都流出血来，不能再动了。武松怕它不死，又拾起半截哨棒打了一二百下，这才罢手。武松想把老虎拖下冈子，可是弯下腰双手一提，哪里提得动？一来他与猛虎搏斗了一阵，已把力气用尽了。二来老虎的个头也实在太大了。

武松心想：“天已黑了，要是再跳出一只虎来，那可实在斗不过它了。不如先下冈子，明天再说。”想到这里，就穿过树林，一步步往冈子下走。走了半里多路，忽见草丛中又出来两只老虎。武松心想：“这回可完了！”可那两只老虎没有扑过来，却在黑影里直立了起来。武松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两个人，身披虎皮，手中都拿着五股钢叉。

那两人见了武松，吃惊地问道：“你这人好大胆，手中不拿器械，怎么敢一个人过这冈子？”武松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那两人说：“这里有一只猛虎，吃了许多人。上司逼着我们猎户捕捉。为捉不到这虎，我们不知吃了多少棍棒。今夜放了窝弓药箭，正在这里埋伏。你没遇见猛虎，算你命大。”武松说：“那虎被我一顿拳脚打死了。”猎户哪里肯信！说道：“你这人真敢说大话！”武松说：“我不骗你们，你看看我身上的血迹，不信，我领你们去看。”

两个猎户听了，又惊又喜，把埋伏在附近的十几个猎人招呼来，点起火把，跟随武松走上冈子，去看死虎。

众猎户看到那只大虎满头血迹，才信真是被武松打死的。他们一面派人到村里去报告里正，一面叫人抬着老虎回去。到了岭下，有许多人听到消息，都围上来观看。

里正听说武松壮士打死了老虎，出庄迎接。众猎户又拿了各种野味来招待他。武松实在困乏了，只想睡觉。里正叫人打扫客房请武松安歇。第二天，里正去县里报告，众人把老虎放在虎床上抬着，又用一顶轿子抬着武松，敲锣打鼓去阳谷县报喜。阳谷县百姓听说有好汉打死了景阳冈上猛虎，都拥拥

挤挤出来观看。

阳谷县知县听说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，很为赞赏，就着人拿出一千贯赏钱送给武松。武松说：“小人只是偶然打死了这虎，怎么好领奖赏。听说猎户们为捕这虎，吃过不少苦头，不如将这一千贯钱赏给他们吧。”知县对打虎壮士更加赞赏，猎户们也都非常感激，百姓们都说：“壮士打死这只恶虎，为我们除了大害，这真是英雄好汉！”

知县见武松武艺出众，人品很好，有心要抬举他，便问道：“武壮士，你虽然家在清河县，可离我阳谷县也不很远。我想留你在本县做个都头，你可愿意？”

武松想，自己本来逃跑在外，没处可去，就答了。从此，武松就在阳谷县做了步兵都头。

## 报兄仇杀死西门庆

一天，武松下了班走在街上，忽听背后有人叫道：“兄弟，你如今升了官，怎么不来看我？”武松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哥哥武大，高兴地说：“哥哥，你不在清河县，怎么到这阳谷县来了？”说着，忙跪下给哥哥下拜。武大说：“这话说来也长。你快起来。我这烧饼也不卖了，你先跟我回家，见过你嫂嫂，再细和你说。”武松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哥哥娶了嫂嫂？家在什么地方？”武大说：“不远，前面紫石街便是。”武松给哥哥挑着担子，往家走。

武大和武松是亲兄弟。武松身材高大，浑身有千百斤力气。武大身体瘦弱矮小，常常受人欺负。清河县有个财主，见自己的丫鬟潘金莲长得俊，要强迫她做小老婆。潘金莲嫌财主年老，不肯依从，财主便把她嫁给武大。当地有些无赖见潘金莲貌美，常来武大家胡闹。武大软弱无能，只好搬到这里来住。

武松来家，见过嫂嫂。嫂嫂劝武松回家来住。武松说：“县里事情多，住在家中不便。”吃过饭就又回县里去了。

一天，知县把武松叫到衙中，说道：“我有担礼物，想给东京的亲戚送去，可是途中强盗很多，只有你这样的好汉才能去得。你辛苦一遭，回来我重重赏你。”武松便一口应承了。第二天，就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又来辞别了嫂嫂，便起程往东京去了。

阳谷县有个开药铺的财主名叫西门庆，想要霸占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。因见武松在县里，没敢动手。听说武松去东京了，就买了一包毒药，交给潘金莲，叫她毒死武大郎。潘金莲本来看不中武大郎，又见西门庆长得比武大好看，家里的钱也多，就想害死武大郎，跟着西门庆。她早和西门庆商量好了，由西门庆去拿来毒药，她把毒药和在饭里，把武大郎毒死。如今武松不在，正好下手。

过了两个月，武松从东京回来。他先到县衙，向知县交代了事情，就急匆匆来紫石街看哥哥。进门一看，只见屋中供着灵牌，上面写着“亡夫武大郎之位”。武松不由得惊呆了。

潘金莲正和西门庆在里屋说笑，听说武松回来了，就开了后窗，让西门庆跳窗逃走。然后装着哭哭啼啼的样子出来见武松。武松说：“嫂嫂先不要哭，我哥哥是什么时候死的？得的是什么病？吃谁的药？”潘金莲编了一套假话说：“你哥害的心疼病，我求神问卜，请医用药，医治不好，你走后半个多月就一病死了。撇得我好苦！”武松又问：“是谁火化的？”潘金莲说：“是王干娘请的何九叔。”

武松心想，哥哥死得奇怪，这件事得向何九叔打听。于是对潘金莲说：“时候不早，我该到县里去了。”他出了紫石街，却没有去县衙，拐个弯到狮子巷何九叔家里。何九叔把他听郓哥说西门庆害武大的事说了一遍，又从小布袋里取出两块骨头，十两银子，说：“从这两块骨头烧化的情形看，便知是中毒身死。这十两银子是王婆让我去火化时，西门庆托她送给我的，我想这事和西门庆有关。这些事街坊们多数都知道，只是惧怕西门庆，无人敢说。”

武松听说，气得根根汗毛陡竖。他强忍住怒气，告别了何九叔，回到县衙。

第二天早晨，武松身上藏了把尖刀，带了两个士兵来到紫石街。武松请来邻居作证，逼着潘金莲招出如何毒死哥哥武大的。潘金莲见无法隐瞒，只得从实说了。武松叫士兵记下了供词，潘金莲在供词上按了手印，众邻居作为证人，也都在供词上写了名字。

武松收起供词，藏在怀里，随手一刀就把潘金莲杀死。接着，就到西门庆的药铺里去找西门庆。听说他在狮子楼上吃酒，他又寻到酒楼。武松见到西门庆，一刀向他刺去。西门庆虽也会些拳脚，哪里是武松的对手？他抵挡了两个来回，就被武松抓起左脚，倒提起来，从酒楼的窗户扔到街心上去。随后也跳下酒楼，手起一刀，把他杀死。街上的人见西门庆死了，都暗暗高兴。

武松回到紫石街，对众邻居说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西门庆那贼，我已杀了。我是为哥哥报仇，便是死了，也无怨恨。我这就去县里自首，请众位高邻做个见证。”

知县看了潘金莲的供词，问了四邻，又派人验了尸骨，便写了公文，送到东平府发落。东平府尹问明了事情的原委，心中佩服武松的为人，就从轻判决，将他发配到孟州牢城。



## 武松路过十字坡

武松由两个公人押着，离开东平府，往孟州走。两个公人敬重武松是条好汉，一路上细心服侍他。武松临发配时，阳谷县的百姓送他许多银子。每到一处，武松便拿出银子，买些酒肉给公人吃。

走了半个来月，这天来到一座岭上，三个人都觉得肚子饿了，也没找到可以吃饭的地方。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只见远处坡下一株柳树上，挑着个酒帘儿。三人加快脚步，直奔那酒店走去。来到店前，武松问这是什么地方？一个樵夫告诉他们说：“这岭是孟州道岭，前面大树林边，便是有名的十字坡。”

武松和两个公人进了十字坡酒店，两个公人说：“武都头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我们给你打开枷，痛痛快快地吃上两杯。”说着，打开武松的锁枷。这时，酒店女主人笑着走过来，问道：“客官，打多少酒？”武松说：“不要问多少，只管打来，有好牛肉也切三五斤。”那女人说：“还有大个馒头，客官要不要？”武松说：“也要三五十个。”

武松吃着酒，见那女人两眼盯着他桌上的包裹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听人说，十字坡有个酒店，常用蒙汗药麻翻了过路的客人，劫取财物。这女人像是干这一行的。”想到这里，便拍着包裹故意说道：“酒家，另有好酒快些拿来，我这里有的是银子！”那女人笑着说：“好酒倒有，只是浑一些。”武松说：“好，越浑越有劲儿，快快拿来！”

那女人笑着走到里边，把酒烫热，拿来倒了三碗。她倒完酒，顺手轻轻按了一下桌上的包裹。武松看在眼里，故意说：“这肉不多了，你再切二斤来。”两个公人见酒已倒好，端起碗，几口就喝干了。武松却乘那女人去切肉的时候，把酒泼在地上，故意高声说：“好酒，好酒，还是这酒有劲儿！”

不大工夫，两个公人便跌倒了。武松一见，也赶紧闭上眼睛，躺倒在凳边。那女人并没去切肉，只转了一遭就出来了。她见三个人都昏倒了，就叫道：“小二，小三，快出来！”随着叫声，出来两个大汉。他们先把两个公人扛进去，又转身来扛武松。武松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他们一个人扛，扛不动；两个人抬，仍然抬不动，好像有千百斤重似的。那女人喝道：“你们只会吃饭，别没有用处，这些小事也要老娘亲自动手！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将武松轻轻提了起来。武松此时就势牵住她的双手，脚底下用腿使劲一绊，便将她摔倒在地，随后用脚往她身上一踏，那女的便动弹不得。

这时，一个挑柴汉子跑过来，叫道：“好汉息怒，小人有话说。”武松问道：“她是你老婆吗？”那汉子答应说：“是。敢问好汉是谁？”武松说：“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是武松。”那人听了，倒身下拜，说道：“原来是打虎英雄，小人妻子有眼不识泰山，请武都头恕罪。”

这打柴的汉子就是菜园子张青，那女的就是有名的母夜叉孙二娘。他们也都是英雄好汉，在这里开店，专门劫夺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。孙二娘听说是武松，也爬起来向武松拜了两拜。

张青、孙二娘重新摆下酒席宴请武松，问武松所犯何罪，发配到孟州。武松把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事说了。孙二娘说：“武都头，你何必去牢营里受苦！不如杀了两个公人，在我这里多住些日子。官府不查便罢，若是查得紧了，我把你送到二龙山去。那里的头领鲁智深，我认识他，是个很讲义气的和尚。”

武松说：“谢谢嫂嫂好意，不过我武松只打天下硬汉。这两个公人待我极好，我若害死他们，实在于心不忍。”张青便叫伙计去把两个公人抬出来，孙二娘给他们灌了解药。不大工夫，两个公人如同大梦刚醒一般，看看武松，说道：“我们怎么醉倒在这里，这酒实在有劲儿，我们吃得不多，便醉了。记住这家酒店，回来时再买些吃。”武松、张青和孙二娘听了，都大笑起来，两个公人不知怎么回事，倒被他们笑愣了。

这天晚间，武松和两个公人，便住在张青这里。第二天，武松要走，张青、孙二娘哪里肯放？武松一连住了三天。第四天，武松临走时，张青和孙二娘拿出十两银子送给他，说：“兄弟，这点银子你做盘缠。十字坡离孟州不远，抽时间我们再去看你。”

武松告别张青夫妇，两个公人给武松戴上枷，继续往孟州走。

## 孟州城结识施恩

武松发配到孟州，押在牢房里。一些犯人见了，偷偷地过来关照说：“好汉，你包裹里有银子的话，就先拿出些来，等会儿差拨来了，早些送给他。不送人情时，他便借着杀威棒的刑罚狠狠打你。你初来不懂得，白吃苦头。”武松说：“多谢众位指教！我身边倒有些银子，他若好言好语，我就给他些；若是硬要，一文也不给！”一些犯人劝他说：“好汉，不怕官，只怕管，还是小心为好。”

说话间，有人低声说：“差拨来了！”众人都不说话，慢慢地散开了。差拨叫道：“哪个是新到囚犯武松？”武松说：“我就是！”差拨见武松坐着没动，喝道：“你是在官府里混过的，还用我开口？”武松说：“你指望老爷送人情给你？半文也不给！银子倒是有一些，还要自己留着吃酒哩！”

差拨听了，鼻子都气歪了，什么话也没说，怒冲冲地走了。有几个犯人担心地说：“好汉，你得罪了他，要吃大苦头的。他一定是去找管营商量害你去了。”不多一会儿，来了三四个汉子，吆吆喝喝把武松带到点视厅。管营坐在厅上，喝道：“凡新来的囚犯，都要打一百杀威棒！把这个武松按倒！”武松也高声说道：“要打便打，不用按。我若讨一声饶，不是打虎的好汉！”

这时，站在管营身边的一个人，约有二十四五岁，头包白手帕，低声在管营耳边说了几句话。那管营便问道：“新到囚犯武松，你在路上害过什么病？”武松说：“身体强壮，什么病也没害过！”管营对差拨和行刑的军汉说：“我看这犯人脸色不好，途中害过病，先寄下他这顿杀威棒。”靠近武松的一个军汉小声说：“这是相公关照你，你快说有病。”武松说：“我没害病，还是打了干净！欠了这‘债’倒不痛快！”人们听了，都笑起来。管营说：“看来这汉子是发烧，把他送到单身房里去！”

武松回到房里，有犯人问道：“你有亲朋给管营带信来？”武松说：“没有。”那些人说：“若没有人情，他们不打你，大概是不怀好意，恐怕晚间要来害你。”

吃晚饭时，一个仆人托着个食盒，对武松说：“武都头，请用饭。”说着，把饭摆好。有酒，有肉，有面，有汤，很是丰盛。武松想，“这是让我吃饱了，再害我。不管他，吃了再说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有人送热水来让他洗澡，有人给他挂好蚊帐，铺好藤席，放上凉枕。武松心想：“管营倒底打的什么主意？”武松想不明白，也不再多想，躺下睡了。

一连三天，天天好酒好饭款待。第四天，武松憋不住了，问道：“你对我说实话，是谁叫你送酒饭来的？”仆人说：“是营管家里小营管叫送的。”武松问：“他为何送东西给我吃？”仆人说：“小营管吩咐，先送半年三个月再说。”武松问：“小营管是谁？”仆人告诉他，就是那天要打杀成棒时，站在管营身边那个包着头的青年，还告诉他，小营管就是金眼彪施恩，练过枪棒。武松听了，说：“你快去把他请来与我相见。他若不来，这饭我便不吃。”

施恩进来，见了武松便拜。武松还了礼，问为何叫仆人天天送好饭吃，不知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施恩说：“兄长不要性急，现在你身体劳乏，再养三五个月，体力强壮时，小弟再告诉兄长。”武松哈哈大笑说：“我去年害了三个月疟疾，在景阳冈打死那只猛虎，也只三拳两脚，何况今日？你不说时，我再也不吃你送来的饭。”施恩只好说了。

这孟州东门外有个地方，名叫快活林，里面酒楼、客店、各种商业买卖，样样都有。施恩在里面开了座酒店，每月有三五百两银子的收入。两月前张团练带来一个汉子名叫蒋忠，外号叫蒋门神，他把施恩打伤，硬把酒店霸占了。施恩说：“我的头被打伤还没好。这个仇我一定要报，可我打不过他。想请兄长帮忙，又担心兄长一路辛苦，力气不足。”

武松听了，说道：“那蒋忠有几个脑袋，几条胳膊？他既没有三头六臂，为什么怕他？”施恩说：“小弟确实敌他不过。”武松说：“我平生只爱打那又臭又硬、蛮不讲理的人！我如今便和你去，打这不讲道理的蒋门神，就像打那吃人的老虎一样，三拳送他回老家去！”

## 都头大闹快活林

武松听说蒋门神依仗着张团练的势力，在这一带横行霸道，霸占了快活林，打伤了施恩，胡作非为，心中很为生气。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，哪里容得下恶人随便为非作歹！立即要去惩治这个坏蛋一番。施恩怕他在发配的路上受了许多辛苦，体力没有恢复过来，打不过蒋门神，不但报不了仇，还要吃更大的苦头，就小心劝说道：“兄长不要着急，明天歇息一天，后天再去不迟。”武松哪里坐得住，着急地说：“小营管，男子汉办事要讲究个痛快！要去便去，等什么明天后天！”

施恩见武松吃醉了酒，怕他身上没有力气，酒后误事，就撒了个谎说：“我已派人去快活林打听了，蒋门神不在家。”武松说：“今日不去又气我一日。”

这天中午和晚间，施恩陪着武松吃饭，只给他喝三碗酒，饭菜却十分丰盛。武松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临睡前问仆人：“今日小营管为什么只让我吃菜，不给我吃酒？”仆人说：“不瞒都头，小管营怕你吃多了酒，误了明日大事。”

这一夜，武松恨不得立时天明。好容易盼到东方发白，他便起身。吃过早饭，施恩说：“后院马房中有马，哥哥选一匹骑去。”武松说：“我脚又不小，骑马做什么！只有一件事，你要依我。这一路之上，要‘无三不过店’。”施恩说：“哥哥，什么叫‘无三不过店’？”

武松笑着说：“出城之后，直到快活林，凡遇到一个酒店，你就请我吃三碗酒。若没有三碗酒，我便不过店去。”施恩听了，吃惊地说：“孟州东门离快活林有十四五里地，酒店也有十二三家。若每店吃三碗，共要吃三十六七碗酒。哥哥吃得大醉，怎么能打蒋门神？”

武松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怕我醉了没本事？我却是没酒没本事。吃一分酒有一分本事，吃十分酒便有十分本事。我若不是在景阳冈上吃得大醉，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去打那猛虎！”施恩说：“既是这样，家里有的是好酒，先叫两个仆人担了，在路上等候，岂不比到店里吃更方便？”武松说：“这样最好。”

武松和施恩一路走着，凡遇酒店，就住下吃三大碗酒。约计过去十来处酒店，施恩看看武松，还没十分醉。武松问施恩：“这里到快活林还有多远？”施恩说：“没多少路了，前面望见的那座林子便是。”武松说：“你先找个地方等我，我自己去会那蒋门神。”施恩说：“兄长小心在意，不要轻敌。”

武松又走了三四里路，又吃了十来碗酒。仆人用手指着说：“前面十字路口，便是蒋门神酒店。”武松说：“你们先到别处躲了，等我打了，你们再来。”武松带着七分酒，却装作十分醉，东倒西歪地走到十字路口。只见一个金刚似的大汉，坐在槐树底下乘凉。武松斜着眼，看了看，心想：“这一定是蒋门神了。”

武松没理蒋门神，到了他的酒店。店里摆着三口大酒缸，缸里都有半缸酒，一个穿戴得妖里妖气的女人坐在柜台跟前，武松心想，这一定是蒋门神的小老婆了。

武松来到店内坐下，酒保过来问：“客人，打多少酒？”武松说：“打两角酒。你得拿来我先尝尝。”酒保去柜台叫那女人舀了两角酒。武松闻了闻，说：“不好，不好，换好的来！”酒保回去，让那女人换了些好酒。武

松尝了一口，说：“这酒还有点意思！你那主人家姓什么？”酒保说：“姓蒋。”武松说：“他怎么不姓李？”坐在柜台里边的女人发怒说：“这个醉汉，想来讨便宜，给我赶了出去！”武松说：“那婆娘说的什么，你叫她出来，我问问她！”那女人听了，气得破口大骂。

武松一听，跳起身，两步跃到柜前，一手揪住她的头发，一手抓住胳膊，轻轻一提，扑通一声，把她丢进大酒缸里。店里十几个酒保也都会些武艺，他们吆喝一声，直向武松扑来。武松顺手提起一个，用力朝酒缸一扔，那家伙头朝下栽进酒缸里。武松又一拳一个，打倒了四五个。剩下几个，见势头不好，一哄跑了。

武松心想，这几个逃跑的酒保一定是报告蒋门神去了。等我迎上去，就在大街上打倒他，也叫众人看着笑一笑。想着，大步走出酒店。

武松走出店门不太远，望见蒋门神怒气冲冲地往这边跑来。张都监设计害武松

蒋门神是此地一霸，听说有个醉汉在他的酒店里打了他的酒保，把他的小老婆扔到酒缸里，这一气非同小可，红着眼就要去打那醉汉。他见武松醉得摇摇晃晃，没瞧起他，纵身向武松扑了上去。

武松装着醉得站不住的样子，双手用似乎握不紧的拳头在蒋门神脸上虚晃一晃，转身便走。蒋门神以为武松害怕，要逃跑，随后急忙追赶。武松突然回身，飞起左脚，一下踢在蒋门神的小腹上。他“啊呀”一声，双手捂着肚子，蹲了下去。武松不容他喘息，右脚随即飞起，正踢在蒋门神的额角上。蒋门神扑通一声跌倒在地。武松追上一步，一脚踏住他的肚子，抡起拳头就打。

蒋门神躺在地上告饶：“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！”武松喝道：“你要依我三件，我便饶你性命。”蒋门神说：“好汉请说，莫说三件，三百件蒋忠也依你。”武松说：“第一件，这快活林酒店你是夺了施恩的，要立即还他；第二件，你去把这一带头面人物请来，给施恩赔礼；第三件，今日交割完了，你要回本乡去，不许留在孟州胡作非为。”蒋门神连声应道：“小人都依，小人都依！”

武松抬起脚，蒋门神爬了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。武松说：“景阳冈上的猛虎，我也只三拳两脚便打死了，你敢胡闹，我也不会放过你！”蒋门神这才知道打他的是武松。

从此，施恩又重新掌管了快活林酒店。武松每天在这里教施恩练习武艺。施恩对武松越发敬重。

一天，武松正在酒店里和施恩说话，有两个军卒牵着马来，问道：“哪位是打虎的武都头？都监相公听说武都头是位好汉，特差我们来请他。”说完递上帖子。施恩接过帖子看了，对武松说：“张都监是我父亲的上司，哥哥是从阳谷县发配来的，也在他管下。哥哥看这事怎么办？”武松说：“他既派人来接，我便去一趟，看他有什么话说。”

张都监见了武松，说道：“我听说你是条好汉，我手下正缺你这样的人，想留下你做个随从，你愿意吗？”武松说：“小人是个囚犯，但凭都监安排。”张都监赏了武松酒吃，又叫人安排他的住处。张都监待他很热情，时时拿些衣物赏他。武松很感激，把张都监赏的东西都放在一个藤箱里。

中秋节这天，张都监设家宴，着人来请武松。武松来到宴席上，吃了两

杯酒就要告辞。张都监说：“不要走，你就像我自己家里人一样，不必拘礼。”说完又叫丫鬟玉环出来向武松劝酒。又对武松说：“这姑娘聪明伶俐，针线活也好，你不嫌她低微，就许配你为妻。”武松推辞说：“小人是个囚犯，不敢想这些事。”说完，就告辞出来，回到自己住处。

武松刚脱衣睡下，就听到后堂里有人喊：“捉贼啊！捉贼啊！”武松听到喊声，立即提着哨棒出来。一个丫鬟说：“贼逃到后花园里去了。”武松赶到后花园，连个人影也没找到。他往回走，不防黑影里撒出一条板凳，把他绊倒，接着跑出七八个大汉，把他按住，用绳捆了。武松说：“我是武松，来帮你们捉贼的。”那些人不容他分辩，一步一棍，打着他来到都监大厅。

张都监坐在厅上，大骂武松是盗贼。武松说：“我武松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不干这种事！”张都监不理他，喝令军卒到武松的房里搜查。一会儿抬来武松的藤箱，里面都是张都监家的金银器物。武松正要说话，张都监喝令军卒：“把武松押起来！”第二天，张都监禀告知府，知府判他见财行窃罪，押在死囚牢里。

原来蒋忠挨了打，去找张团练，张团练又去求了张都监，张都监收了张团练和蒋忠的贿赂，蓄意暗害武松。施恩听说武松遭到陷害，正要想办法营救武松，却被蒋忠打了一顿，又把快活林酒店夺去。

武松坐满了两个月牢后，要被判处刺配恩州牢城。

张团练、蒋忠得知武松刺配恩州，就买通了两个解差，要他们一定半道上把武松杀害。

两个防送公人押着武松，走出五六里地，一个对另一个小声说：“怎么那两个人还没来？”武松看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，知道他们不怀好意。心想：“看你们能把老爷怎的！”

## 鸳鸯楼武松雪恨

两个防送公人押解着武松又走了四五里路，只见有两个人各提着朴刀，在路边等候着。这两个人见两个公人押着武松过来，就走上前去，打个招呼，同路而行。他们四个人一边走着，一边挤眉弄眼，打些暗号。武松只装作没看见，心里却暗暗提防着。

又走了七八里路，来到一个荒凉河口，四面茅草丛生，没有人家居住。河边桥头上立着一座牌楼，匾额上写着三个大字“飞云浦”。武松故意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两个解差没好气地说：“那匾额上不是写着吗？你又不眼瞎，自己看！”武松从他们说话和互相递眼色上，看出他们就要动手了。

武松走到桥上，站在那里，说脖子上的枷松动了。两个提刀的汉子来到武松身旁。武松突然飞起左脚，说声：“下去！”左边那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被踢进水去。另一个转身想跑，武松右脚早又飞起，他也扑通一声，滚进河中。

两个解差见势不好，掉头就跑。武松大喝一声，用劲把脖子上的枷扭做两半，抢步上前，把一个公人打倒在地，又紧追几步，将另一个公人也用枷打倒。随后又抢过一口朴刀，把两个公人全都杀死。

武松见踢进水中的那两个汉子，已挣扎到了河边，想要上岸逃跑。武松赶到河边，手起刀落，砍死一个。另一个见逃不脱，赶紧跪下，哀告饶命。武松喝道：“你要说实话，是谁派你来的？”那汉子说：“小人两个是蒋门神的徒弟。我师父和张团练定计，叫小人两个来路上帮着防送公人，一起杀害好汉。”武松追问道：“蒋门神如今在哪里？”那汉子说：“小人临来时，师父和张团练都在张都监家里的鸳鸯楼上吃酒，他们专等小人杀了好汉去回报。”

武松听了，说道：“你若是被差遣来的，本该饶你。可我见这四个人中你最坏，饶不得你！”说完，手起刀落，又把这人杀了。武松怒犹未息，说道：“我若不杀死张都监、蒋门神、张团练，怎么消除我胸中怒气！”他提着朴刀，转身返回孟州城。

武松回到张都监家，天已黑了。他在都监府里住过，路径熟悉。他在黑影里悄悄地摸到鸳鸯楼下。他见楼梯边没人，就轻轻地上了楼。这时，听到蒋门神说：“多谢都监为小人报了仇。”张都监说：“若不看我兄弟张团练面上，这点银子谁肯干？只是这么晚了，那四个人怎么还不拿武松的头来回报？”

武松听到这里，再也按不住心头怒火。他手提朴刀，一脚踹开房门，冲了进去。那三个人见冲进来的是武松，全都吓傻了，举在手中的杯啪地掉到地上。蒋门神正要挣扎着站起，武松的刀早已落下，把他连头带肩砍做两段。张都监还没来得及转动身子，武松把刀一挥，也把他砍翻在地。张团练是武官出身，虽然吃醉酒，却还有些力气。他见武松砍死两个，料想自己也逃不掉，就提起一把椅子，向武松砸来。武松伸手接住椅子，就势往回一推，张团练立脚不住，往后一仰，跌倒在地。武松赶上去，一刀把他砍死。

武松见房内再无别人，用刀在张团练衣服上割下一片，蘸着血在粉墙上写了八个大字：“杀人者，打虎武松也！”写完，刚要往楼下走，听到都监夫人叫道：“楼上官人都醉了，快去两个人搀扶。”武松忙闪在楼梯口黑影里，见上来的两个人，正是两月前在后花园里诬蔑自己是贼的那两个汉子，



乘他们不注意，一刀一个，也把他们杀死。

武松出了鸳鸯楼，心想：“今天算是出了一口恶气！”他仍按原路，打角门里出来。这时，已是四更多了。武松怕天明出不了城，赶忙跑到城边，从城墙上跳了出去。他想十字坡离孟州不远，不如先到那里去躲一躲，于是迈开大步，往十字坡的方向而去。

武松走到一座古庙，觉得又困又乏，想躺在神台上歇歇再走。谁知一闭眼就睡着了。睡得正香，突然闯来四条汉子，把武松绑起来。带上就走，来到一所草屋，叫道：“大哥、大嫂快来，我们捉得一人，包里有不少银子。随着喊声走出一个大汉和一个女人。武松认出是张青和孙二娘，却故意闭上眼睛，看他们是不是还认得自己。

孙二娘走到武松跟前一看，不由惊叫道：“这不是武都头吗？”

## 武行者投奔二龙山

张青、孙二娘见武松衣帽不整，满身血迹，问道：“贤弟怎么弄成这般模样？”武松叹了口气说：“一言难尽！”便把到孟州后，如何为施恩报仇，如何被张都监陷害，自己怎样大闹飞云浦，怎样雪恨鸳鸯楼等等经过，细说了一遍。孙二娘听了，不住口地称赞说：“痛快，痛快！”张青说：“兄弟，你在这里安心住着，若外面风声紧，我再另想办法。”

第二天，张青派一个伙计到孟州去探听消息。那伙计回来报告说：“孟州城里，五家一连，十家一保，挨门逐户搜查武都头。府里又发下告示，叫各间各村都要挨户搜查。有报信的，给三千贯赏钱；有隐藏的，和犯人同罪。”孙二娘听了，说：“先不要去管他！”

过了三四天，十字坡果然来了官府人马。各家搜查。张青、孙二娘和武松商量说：“兄弟，现在官府搜查得紧，这店里不安全。我们想给你找个长远去处，不知你是不是愿意去。”武松说：“兄长和嫂嫂若有那样好地方，我武松哪里有不愿去的！”

张青说：“青州境内二龙山上，有两个头领，一个是花和尚鲁智深，一个是青面兽杨志。他们有几百号人马，连青州的捕盗官军，也不敢正眼看他们。贤弟若到那里去，就可以长久安身了。”武松说：“哥哥快写封信，我今日就去！”

孙二娘笑着说：“兄弟别急！你这样走，路上还不被人捉了！”武松不解地问：“嫂嫂，我怎么便被人捉了？”孙二娘说：“兄弟，如今官府四处贴了告示，又画了你的图形。你就这样走，到哪里人家也能认出你来。你脸上刺了两行金印，还能赖得过？”

张青说：“在脸上贴两贴膏药，不就遮过去了吗？”孙二娘笑着说：“天底下就你一个人聪明！你那办法连小孩子也瞒不住。我倒有个主意，只怕兄弟不依。”武松说：“只要逃得出去就行，没有不依的。”孙二娘说：“前两年有个行脚和尚从这里走，留下一身衣服，一串数珠，还有一把戒刀。如今弟弟把头发剪了，做个行者，遮住脸上的金印，能瞒过人眼。再说，出家人，人们一般也不怎么盘查。”武松说：“是个好主意，可就怕我不像出家人模样。”张青说：“不怕，让我来给你打扮。”

当晚，武松吃过饭，挎上两口戒刀，藏好书信。张青拿出些散碎银子，叫武松带上，在路上好做盘费用。孙二娘又嘱咐道：“兄弟，一路上要小心在意。酒要少吃，不要和人争吵，举动要像个出家人的样子，免得被人看破。到了二龙山，先捎个信来，省得我们挂念。见了鲁智深、杨志二位头领向他们问好。”

武松答应着，拜别了张青、孙二娘，踏着月色，离开了大树十字坡。

武松走了十多天，来到青州地面。一天，他走进一个酒店，叫道：“主人家，打两角酒来，有什么好肉，也切些来吃。”店主人说：“只有白酒，肉却早卖没了。”武松没法，只得空口吃白酒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大汉领着四个随从走进店里。店主人立即满面堆笑，迎上前去说：“二郎请坐。”说着，把早已做好的鸡和肉都端了上来。

武松吃了半天空口白酒，要了好几次肉，店主都说卖没了。这个大汉来了，他就鸡肉、牛肉一大盘一大盘地端了上来，武松如何不生气。他刚站起来去问店主，因何不卖与先来的，却卖与后到的。店主人还没回话，那个大

汉就出来要打武松。

武松气坏了，把桌子一推，说道：“你以为我不敢打你？”那大汉跳到门外，使开架势，就想要把武松摔倒，可他哪里有武松那般神力？武松抓住那汉的手往怀中一拉，又往外一推，那大汉就跌倒在地。武松上前去轻轻把他提起，一扔就把他扔进河水中去了。

武松回到店内，吃了肉，喝了酒，就伏在桌上睡着了。睡得正香的时候，就被那大汉领来了人马把他捆起来。武松被带回去吊到树上，几个人轮流着抽打。武松闭上眼睛，任他们抽打，只是不做声。这时，从屋里走出一个人来，说道：“贤弟，先不要打。这人也像是一条好汉，让我看看。”他走近一看，惊叫道：“这不是武贤弟吗？”武松这才睁开眼睛，一见那人，也不由得惊叫道：“哥哥怎么在这里？”

抽打武松的两个人，一个是独火星孔亮，一个是毛头星孔明。武松称他哥哥的那人原来是宋江。

## 宋江酒楼遇李逵

宋江认出是武松，就说道：“快快住手，这就是我常对你们说的打虎好汉武松。”武松问宋江道：“公明哥哥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宋江说：“一言难尽。”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际：

宋江杀了阎婆惜，为躲避官府的追捕，逃到外地。先躲在柴进庄上，因追捕得紧，又逃到孔太公庄上。最后又到了清风寨。在清风寨十分安全，头领锦毛虎张顺对宋江很是敬重。宋江的父亲宋太公怕儿子在那里入了伙，又听说朝廷新册立皇太子，发下一道赦令，对犯有大罪的人，都罪减一等，就写了一封信，把宋江叫回家中。

宋江一进村子，就被人看见了。当天夜间，知县得到报告，就派兵把他捉去了。这时阎婆惜的母亲已经死了，没有苦主追案；宋太公又花了好多银子，买通了管这事的人们，所以宋江坐了两个月牢，便被判处流放江州。

宋江到了江州牢城营里，被监押在单身房中听候发落。宋江求别的犯人给管牢的上下人等全都送去银子，满营中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宋江的。点视时，不光免了宋江一百杀威棒，还给他分了个自在差事。

过了半个多月，一天管营对他说：“江州两院押牢的院长来了，叫你去点视厅和他相见。”宋江来到点视厅，只见一个人起身问道：“兄长是郓城宋押司吗？”宋江答道：“小人正是宋江。”那人连忙一拜，说：“小弟特来拜见哥哥。”

原来这人名叫戴宗，他不但武艺出众，而且行走如飞，所以人们称他为神行太保。戴宗和吴用相交甚厚。吴用在梁山泊听说宋江发配到江州，便写了封信，托人捎给戴宗，请他好好关照。戴宗接到吴用的信，特意前来看望宋江。

戴宗说：“兄长，这里说话不便，请同去城里吃杯酒。”

宋江跟随戴宗来到一家酒楼上吃酒，正吃到高兴处，听到楼下喧闹起来。戴宗问酒保：“什么人在楼下吵闹？”酒保说：“是铁牛李大哥。”戴宗对宋江说：“兄长稍坐，我去看看。”

不多会儿，戴宗领着个黑凛凛大汉走上楼来。宋江问道：“这位好汉是谁？”戴宗说：“是我身边的小牢子，名叫李逵，人们都叫他李铁牛。他能使两把板斧，有个外号叫黑旋风。”

李逵看看宋江，向戴宗问道：“哥哥，这黑汉子是谁？”戴宗笑着向宋江说：“押司，你看他多粗鲁，一点礼节也不懂！”李逵说：“哥哥，铁牛怎么粗鲁？”戴宗说：“兄弟，你要问‘这位官人是谁’，你却说‘这黑汉子是谁’，这不是粗鲁是什么？我告诉你吧，这位兄长便是你时常说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。”李逵大声说：“他就是山东及时雨宋江？”戴宗喝道：“又在呼名道姓，实在无礼！还不快些下拜！”李逵说：“他若真是宋公明，我便下拜；若是别人，我拜他个鬼！哥哥不要嫌我拜了，却取笑我！”

宋江笑着说：“我正是山东黑宋江。”李逵拍手叫道：“我的爷，你怎么不早说！”说着倒身便拜。宋江连忙还礼，请他快坐下一起吃酒。戴宗嘱咐李逵说：“今日吃酒要稳重些，不要惊扰了押司哥哥。”李逵说：“好好，俺不耐烦用小杯吃，换个大碗来！”

吃了一会酒，宋江说：“这里有好鲜鱼吗？”戴宗说：“兄长，你看满江都是鱼船，这里正是鱼米之乡，哪能没有鲜鱼？”宋江说：“若有辣鱼汤，

醒酒最好。”李逵跳起来说：“我去讨两条活鱼来给哥哥做醒酒汤吃！”

李逵出了酒店，来到江边，见有八九十只渔船排在那里。这时太阳已偏西了，却还不见鱼牙主人来开舱卖鱼。

李逵来到一只船旁，向船上喝道：“你们舱中的活鱼，拿两条来给我！”那渔民说：“鱼牙主人没来，我们不敢开舱。”李逵说：“等什么臭主人！先拿两条来给我！”那渔民说：“连舱都不敢开，哪里拿鱼给你？”

李逵见渔民不肯拿鱼给他，便自己跳上船去，他不懂得船上规矩，伸手就去拔拦鱼的竹开关。他这一拔，船上竹拦里边养的活鱼全都跑了。一大船鱼，李逵一条也没拿到。李逵见这船上拿不到鱼，又跳到另外一只船上。渔民们见了，一齐嚷着跑过来，举起竹篙来打他。李逵大怒，脱掉布衫，光着膀子，两只手一架，顺手夺过五六条竹篙，只听喀嚓响，一齐都折断了。那些渔民们大吃一惊，不敢再招惹他，都急忙解开缆绳，把船撑开了。李逵见他们逃了，越发生气，拿着半截竹篙乱打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人从小路上走过来。众人见了，大声叫道：“鱼牙主人来了！”

## 李逵挥拳斗张顺

李逵正在追赶渔人，见一个人手中提着一杆秤，奔向自己这边来。只听那人口中喝道：“你这黑鬼，吃了豹子心老虎胆，敢来搅乱老爷的买卖！”李逵也不管他是谁，抡起竹篙向他打去。那人把秤递给身边的行贩，抢前一步，劈手夺过竹篙。李逵丢了竹篙，伸手去揪那人头发。那人便奔李逵的下三路，想要摔倒他。李逵劲大，有牛一般气力，一把将那人推开。那人又向李逵肋下打了几拳，李逵也不在意，左手一使劲，将那人按下去，提起右手，向那人脊梁擂鼓般地打去。

李逵正挥拳打那鱼牙主人，忽然有人从背后把他抱住，喝道：“快住手！”李逵回头看时，见是戴宗，只好松了手。那鱼牙主人乘这工夫，挣脱身子，一溜烟跑了。

戴宗说：“你又来这里打人，若是一拳打死了人，是要坐牢偿命的。”李逵说：“打死他，偿命也痛快！”宋江对李逵说：“快去拿了布衫，回楼上吃酒去。”

李逵拾起布衫，搭在胳膊上，刚要往回走，听见有人叫道：“走的不是好汉，有本事的就来和老爷斗三百回合！”李逵看时，却是刚才被他打的那个鱼牙主人。他脱得赤条条的，只穿一条短裤，身上的皮肉雪白。他用一个竹篙撑着一条小船，顺着江边赶来。说道：“有本事的上船来，老爷和你见个高低！”李逵也叫道：“是好汉的上岸来！”那人用竹篙朝着李逵的腿上乱打。李逵被撩拨得火起，纵身一跳，跳到船上。

那人见李逵中计，把手中篙往岸边一点，那小船便箭一般向江心飞去。李逵虽然也懂些水性，但并不高明，当时就慌了手脚。那人捉住李逵的胳膊，说道：“我也不和你厮打，先叫你吃些水！”他两脚把船一晃，那船便底儿朝天，两人一齐落进水里。

宋江和戴宗在岸上，心中着急。只听那些看热闹的说：“这黑大汉今天算是着了道儿！就算挣扎得性命，也得喝一肚子脏水！”再往江中看时，只见那人与李逵一白一黑，正扭在一块，打成一团。那人水性十分好，把李逵按下又提起，提起又按下。江边看热闹的人不住的喝彩。

宋江见李逵吃亏，急忙问：“那浑身雪白的大汉是谁？”一个行贩说：“他就是鱼牙主人，浪里白条张顺。”宋江听了，便对戴宗说：“你让他快快住手，我带了他哥哥张横给他的书信。”

戴宗向江中高声叫道：“张二哥，不要动手！这黑汉是俺兄弟。你快上岸来，这里有你哥哥捎来的家信。”张顺放了李逵，游到岸边，爬上岸来，向戴宗行礼。戴宗说：“你看在我面上，先去把我兄弟救上来，再叫你见一个人。”

张顺又游到江心，拉住李逵一只手往回游。张顺两腿踏着水浪，好像走平地一样。江边看热闹的人，又是一阵喝彩。

到了岸边，张顺轻轻一托，把李逵送上岸来。李逵喘息了一阵，吐了几口脏水。戴宗说：“都请到酒楼上说话。”张顺穿了衣服，李逵也披上布衫，四人一起来到酒楼。戴宗指着李逵，对张顺说：“张二哥，你认得他吗？”张顺说：“认得，只是没交过手。”李逵说：“这次你可把我淹得够受！”张顺说：“你也打得我好苦！”戴宗说：“这才叫不打不相识。今日你两个就是至交兄弟了。”李逵看着张顺说：“以后你可别在路上撞着我。”张顺

说：“好，我只在水里等着你。”

戴宗又指着宋江说：“张二哥，你认得这位兄长吗？”张顺说：“从没见过面，不认得。”李逵抢着说：“这哥哥便是黑宋江。”张顺说：“莫不是山东及时雨宋押司？”戴宗说：“正是宋公明哥哥。”张顺听了，跪倒在地上便拜。宋江急忙还礼，说：“前些天来江州时，在浔阳江上遇见你哥哥张横，他给你写了一封信，让我带给你。只是这信不在身边，等一会儿吃过酒，一同到营内去取。”

吃过酒，张顺跟着宋江去取信，李逵跟着戴宗回城去了。从此，张顺、戴宗、李逵常来营里看望宋江。

一天，宋江找不到戴宗、李逵等人，独自一个来到浔阳酒楼，闷闷地吃酒，不觉吃醉了，提起笔来在粉墙上填了一首西江月。词的后半阙说：“不幸刺文双颊，哪堪配在江州。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！”

这词被官府知道了，说这是反诗，当即把宋江捉拿起来，押在牢狱里。

## 吴用定计救宋江

宋江押在狱中，因有戴宗照应，并没吃苦。戴宗要去东京办事，对宋江放心不下，便来到牢狱里看望，说道：“哥哥，蔡九知府差我到东京去给蔡太师送礼物，十多天就能回来。每日饭食，我吩咐李逵给你安排。我到京师后，再使些人情，想法解救哥哥。”

戴宗出了牢房，就找到李逵，嘱咐说：“宋公明哥哥误题了诗词，押在牢狱里。我如今又要到东京去，过些天才回来。宋大哥每日的饭食，就全仗你来照应了。”李逵说：“题了反诗有什么要紧，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！你只管放心去，看牢里谁敢把哥哥怎的！好便好，不好时，我抡起板斧砍她娘的！”

戴宗回到住处，换上行路服装，带上书信，便出发了。

戴宗夜住晓行，早已过了几处州府。这天来到朱贵的酒店。朱贵的酒店是梁山泊的外哨之一，主要任务是探听官府的消息，劫取官府的钱粮，壮大梁山泊水寨。朱贵见戴宗像官府人员的模样，就用蒙汗药把他麻翻了，去搜检他带的东西。他从便袋里搜出一个纸包，打开一看，却是一封信，封皮上写着：“平安家信。百拜奉上父亲大人膝下。男蔡德章谨封。”朱贵拆开信，见里面写着“拿住题反诗的山东宋江，监收在牢，听候发落”等话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

朱贵吩咐：“先用解药把这军汉救醒过来，我有话问他。”戴宗被解药救醒，睁眼一看，见朱贵把蔡太师的信拆开，拿在手里，就大声喝道：“你好大胆，竟敢拆看太师府的书信，该当何罪？”

朱贵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拆太师府的信有什么要紧，便是皇帝的书信，也放不到我的眼哩！”戴宗听了这话，知道这人有些来历，就问道：“好汉，你是谁？愿求大名！”朱贵说：“我是梁山泊旱地忽律朱贵。”戴宗说：“既是梁山泊头领，必定认得吴学究先生了。”朱贵说：“他是水泊大寨里军师，执掌兵权。你如何认得他？”戴宗说：“我姓戴，名宗，和吴学究是好朋友。”

朱贵听了，便从水亭上向对面芦苇丛中放了一枝响箭。不大工夫，就有一只小船摇过来。朱贵和戴宗坐上小船，很快就驶上金沙滩。朱贵让小喽罗去大寨报知。吴用听说，连忙亲自下山迎接，把戴宗请至大寨，和众头领相见。

戴宗把宋江如何酒醉写反诗，现在被监在江州牢狱的事说了一遍。晁盖听了，便要点起山寨人马，去打江州，救出宋江。吴用拦住说：“江州离这里路途遥远，大队人马行动不便。这件事，不能力敌，只能智取。我已想好了一个计策，只在戴院长身上，便可救宋公明哥哥性命。”

晁盖忙问：“军师有何妙计？”吴用说：“蔡九知府差戴院长去东京送信，要讨蔡太师的回复。我们便可将计就计，写一封假回信，让戴院长带回去。信上叫他们把犯人解赴东京，详细审过，再处决示众。等他们押解经过这里，我们再下山，半路上把公明哥哥夺了。你们看这计如何？”晁盖说：“若是他们不打这条路上过，岂不误了大事？”公孙胜说：“这个不难。我们多派些人四下里打听，不管他从哪里走，到时候去夺来就是了。”

晁盖说：“计是好计，就是没有人会写蔡京的字体。”吴用说：“这我思量过了。我有个朋友，叫圣手书生萧让，会写苏、黄、米、蔡各家字体，把他请来山寨人伙就行。晁盖又说：“还得盖个图章吧？”有人推荐说：“玉



臂匠金大坚善恶刻各种图章，派人去把他接进山寨岂不方便！”商量好了，分头去办，很快就办好了。

依照吴用安排，萧让仿照蔡京字体，给蔡九知府写了回信。金大坚雕刻了蔡京的图章，盖在上面。戴宗在山寨里又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带上这封假书信，辞别了晁盖、吴用等众头领，离开梁山泊，回江州而去。

吴用送走戴宗之后，回到大寨和众头领商量安排下一步的事。商量了半天，吴用忽然高声叫道“不好！”众人忙问：“军师何故吃惊？”吴用说：“本想救宋公明哥哥，哪知我一时疏忽，信中有个大的差错，反倒连戴院长的性命也害了！”萧让说：“我的字和蔡京的字体一般，语句也没有毛病，请问军师，错在哪里？”金大坚说：“我刻的图章和蔡太师的印章一模一样，没有什么差错。”

吴用说：“你们听我说……”

## 戴宗送信受盘查

吴用说：“不怪你的字体不像，也不怪他的图章不像，只怪我一时疏忽。早晨戴院长带走的那封回信，不是用的篆文‘翰林蔡京’的图章吗？你们想，蔡九知府是蔡太师的儿子，哪有父亲给儿子写信，盖自己名字的图章的？戴院长回去，必被盘问，一旦问出漏洞，他和宋江两人的性命便都保不住了！”晁盖着急地说：“快使人去把戴院长追回来！”吴用说：“戴宗是有名的神行太保，已走了半天了，谁能追得上？”晁盖说：“那可怎么办，如何才能救得他两人性命？”吴用说：“只可这么办了。”说着向晁盖耳边低声说了一条计策。晁盖听了，立即传令，吩咐众好汉准备装束，连夜下山，去江州劫法场。

神行太保戴宗计算着去东京的来往日期，按时回到江州。蔡九知府见了回信，心中高兴，问道：“你见到太师吗？”戴宗说：“小人只住了一夜便往回走，没有见到太师。”

蔡九拆开信，见信上写道：“信中各样东西，都已收到。吟写反诗的贼人宋江，是朝廷要犯，你可用木笼囚车装载，差可靠人连夜解上京师。你向朝廷推荐黄文炳之事，待早晚奏过圣上，自有重用。”看过信后，还不住地夸奖戴宗能干。

第二天，蔡九知府叫人打完囚车，正要安排起程，门上人报告说，黄文炳来访。黄文炳是个刁钻奸诈、满肚子坏水的小人，他指望通过蔡九知府的门路，好弄个大官做，所以常到这里来拜访，把蔡九知府奉承得团团转。

蔡九知府听说黄文炳来了，叫人把他迎进后堂，把父亲给他的书信拿给他看。黄文炳说：“相公家信，小人怎好就看？”蔡九知府说：“你我心腹之交，看有何妨？”黄文炳接信在手，反复细看了几遍，摇着头说：“相公，这封信不是真的。”蔡九知府说：“这是家父的手迹，哪能有假！”黄文炳说：“以往来的家信，也用这个图章吗？”蔡九说：“往常来信，只是随手写的。这次可能是图章匣子在手边，顺手用了这印章。”黄文炳说：“相公莫怪小人多话，这信确是假的。如今盛行苏、黄、米、蔡四家字体，会写这字体的人是有的。再看这图章，是太师做翰林学士时用的，法贴文字上，好多人见过，也可以仿刻。如今升到太师丞相，哪能还用做翰林时的图章？更何况父亲寄信给儿子，也是不该用自己名讳的图章的。相公如不信小人的话，可细细盘问送信人。问他太师府中情况，他若回答得不对，这封信就是假的无疑了。”

蔡九听了，说：“这事不难。那送信的戴宗，从没去过东京，把他找来，一问便知真假。”他随即升厅，叫人去唤戴宗。黄文炳躲在后面，听戴宗答话，以便寻找破绽。

戴宗回到江州后，先去牢里看了宋江，把晁盖、吴用商量救他的计策说了。宋江听了，心中很是欢喜。第二天，戴宗又被几个朋友请去吃酒。他们在酒楼中正吃得高兴，只见两个公人进来，对戴宗说：“知府相公有事，叫我们来找戴院长。”戴宗急忙别了众人，出了酒楼，奔回府衙。

蔡九知府见戴宗来了，说道：“这次劳你去东京走了一遭，一路吃了许多辛苦，我还没有重重赏你。”戴宗说：“小人受相公差遣，不敢怠慢！”蔡九说：“这两日我事忙，没能仔细问你。你到京师时，是从哪座门进去的？”戴宗只好编着对付，说道：“那天进城时，已经黑了，看不清楚，不知叫做

什么门。”蔡九又问：“我家府门前，谁接待的你？留你在哪里歇息的？”戴宗说：“小人到太师府前，找见一个守门的，把信给了他。过不多时，那守门的出来，把信笼收下，小人便去街里寻个客店安歇。第二天一早，去府门前找到那守门的，取了回信。因怕误了日期，小人不敢多耽搁，就急急忙忙地回江州来了。”

蔡九又问道：“那守门的多大年纪？高个儿还是矮个儿？有胡子还是没胡子？”戴宗心里明白，这是蔡九有意盘查自己。他没有办法，只得瞎编道：“小人头天晚上到府里，天已黑了。第二天早晨去时，天还没亮，因此都看不仔细。只觉得他不怎么太高，也不算太矮，是中等身材，好像有些胡子。”

蔡九听了，大喝一声：“来人，把他给我捆起来！”

## 众好汉乔装闹江州

蔡九喝声：“把他拿下厅去！”两旁呼啦啦走来十多个狱卒，把戴宗拖翻在地，一根大绳绑了。戴宗叫道：“小人无罪！”蔡九说：“你这该死的东西！我府里原先看门的王公，已死去几年了，如今是小王看门，他哪里来的胡须？再说，看门人小王也不能到府堂里边去。各处来往的书信，都由府堂里张干办收了，登记后交给李都管，然后送到里面，才能收下礼物。若是要回信，至少得等三天。我这两笼东西送去，府中哪能没个管事的出来细问你一下，就胡乱收了？昨日我一时疏忽，被你瞒过了！如今，你要老实招供，这封假信是哪里来的？”

戴宗抵死不招，一口咬定说：“是小人一时心慌，急着要赶路程，因此，在府门前没看清楚。”

蔡九知府气得浑身发抖，大声喝道：“胡说！这该死的贼骨头，不打是不肯招的。来人，给我狠狠地往死里打！”狱卒上前，把戴宗按倒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打一遍，问一遍。

戴宗受刑不过，只得招道：“小人路过梁山泊地区，从林中走出一伙强人来。他们把小人绑上山去，夺了信笼，又从小人身上搜出那封给蔡太师的信。第二天，他们放了小人。小人情知回来不得，只要死在那里。他们便写了这封假书信，叫小人带回来，好脱身。小人怕被责罚，因此瞒了相公。只此是实，并不敢撒谎。”

蔡九不信，说道：“你一定是和梁山泊贼人串通密谋，劫了我信笼中的奇珍异宝，却编造这些谎话来骗我，再给我用力打！”

任凭怎么拷打，戴宗也不改口，只咬定是被强人劫上山的，不肯招认和梁山泊有密谋。蔡九喝令打了半天，逼问了半天，戴宗还是那几句话。蔡九见他前后语言相同，再也逼不出新的口供，只得喝道：“把他用大枷夹起来，押在死囚牢里！”

蔡九知府退了厅，又把黄文炳请到后堂，说道：“若不是黄通判高见，我险些误了大事！”黄文炳说：“这事很明白，这人一定是结连梁山泊强贼，密谋造反。不如把他们除掉，免得留下后患。”蔡九说：“这话极是。一两日内，就把宋江、戴宗斩首示众，然后再写表申奏朝廷。”

第二天，蔡九知府升厅，把当案黄孔目叫来，吩咐说：“你赶快把宋江、戴宗的口供整理好，再抓紧写好犯由牌，明天就把他们两人押赴法场斩首。”

黄孔目和戴宗是交好的朋友，一心想救他，可是无法相救，只好找借口拖延几天行刑的日期，希望能有人想出办法来救他。他对蔡九知府说：“明日是国家忌日，后日是七月十五中元节，大后天又是朝廷庆典纪念日，这些天都不能行刑。要行刑得过五天之后方可。蔡九听了，说道：“你去准备吧，第六天把宋江、戴宗绑赴法场，开刀问斩！”

到了行刑那天，狱卒把宋江、戴宗押出牢门，由五六百名军兵警戒着绑赴法场，只等天到午时，开刀问斩。一路上争着前来观看的有好几千人。蔡九知府亲自任监斩官。他骑在马上，有二三十个兵卒护卫着。

这时，一伙耍蛇的艺人和看客从东边挤进法场看热闹。兵卒几次来赶打，他们也不肯后退。一伙使枪棒卖药的从西边挤进法场。军卒们喝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你们还要挤进来看！”一个使枪棒卖药的汉子说：“就是京师皇上杀人，还让人们看哩。你这小地方砍两个人，竟成了天大的事了！不是要

示众吗？让人们看看，有什么要紧！”

正吵嚷着，一伙挑担的脚夫又从法场南边挤了进来。军卒们上前阻止，那伙人说：“我们是给知府相公送东西的，你们谁敢阻拦！”军卒们叫他们绕道行。那伙人都放下担子，抽出扁担握在手里，站在人丛中往里看。这时又一伙客商推着车子从法场北边挤进来，停了车子观看。四下里乱哄哄的，军卒们喝禁不住。

过了一会儿，法场中报时官出来，向蔡九报告说：“时间到！”蔡九知府喝道“斩！”随着这声令下，两旁刽子手就去开宋江、戴宗的大枷，接着举起了明晃晃的钢刀。

也就在蔡九知府喊出“斩”字时，法场北边那伙推车子的客商中，早有人取出一面小铜锣，镗镗敲了两下。立时四周那些耍蛇的，卖药的，全都抽出刀枪棍棒，向着法场中间冲去！

## 由龙庙英雄小聚义

法场上监斩官蔡九知府一个“斩”字刚要出口，只听到“铿锵”两声巨响，挤在四周那些看热闹的、耍蛇卖艺的、推车挑担的，还有其他人们，纷纷亮出刀枪，向法场中心拥去。

就在这时，从十字街口茶楼上，跳下个彪形大汉。他浑身脱得赤条条，只穿一条短裤，一身黑肉黑得透明，手使两把板斧，大吼一声，如同半空中响个沉雷。板斧舞动起来，像一阵旋风。只见他手起斧落，早把两个刽子手砍翻，接着便向蔡九知府的马前奔去。那些护卫的军卒拦挡不住，慌忙打动蔡九的马，连滚带爬地逃命去了。

原来这四面冲进法场的人，正是梁山泊来救宋江、戴宗的众头领。东边那伙扮作耍蛇的，是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白胜等；西边那伙使枪棒卖药的，是燕顺、刘唐、杜迁、宋万等；南边那伙扮脚夫的，是朱贵、王矮虎、郑天寿、石勇等；北边那伙扮推车客商的，是晁盖、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等。当下，吕方、郭盛冲进法场，背起宋江、戴宗，其余众好汉分头从四面杀了过来。这些好汉，个个都有浑身的本领，那些护法场的军卒如何能抵挡得住！那些和好汉们动手的，多半被杀死。有腿快逃跑的，逃得了性命。

晁盖指挥众人，杀散官军之后，那个黑大汉还抡着两把板斧，四处追杀乱砍。晁盖见了，想起戴宗到山寨时，曾提起有个黑旋风李逵，是个莽撞汉子，和宋江最好。看样子，这人定是李逵了。于是高声喊道：“前面那位好汉，可是黑旋风？”那黑汉正杀得起劲，哪里顾得上有人喊他？只顾抡起板斧，一路地照头砍去。

这黑汉子正是李逵。他挥舞着两把大斧，一直追到江边。晁盖在后边喊道：“不干那些人的事，不要乱杀人！”李逵哪里肯听？他也不管是官，也不管是兵，只要被他追上，就是一板斧。

众好汉保护着宋江、戴宗往前走。走了六七里路，前面被一条大江挡住。晁盖见无路可走，十分着急。靠近江边有一座白龙庙，李逵冲到庙前，高声叫道：“快把哥哥背进庙里来。”众人来到庙门前，见庙门紧关着。李逵抡起板斧，只两斧就把大门砍开了。

吕方、郭盛把宋江、戴宗背到庙里歇下，宋江这才睁开眼。他见晁盖等人站在面前，说道：“晁大哥，我怎么会见到你！该不是做梦吧？”晁盖说：“吴用军师定下计策，我和众弟兄特地赶来劫法场，救你和戴宗兄弟。”说着又指着李逵问：“这位大汉是谁？”宋江说：“这便是黑旋风李逵。他几次要在大牢里放我，我怕逃不脱，都没依他。”晁盖说：“难得李兄弟这般义气！他不怕刀斧，不避弓箭，出力最大，杀敌最多。”宋江让李逵过来与晁盖及众头领相见。李逵赶紧丢开双斧，向晁盖跪了一跪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别怪铁牛粗鲁。”随后又和众人一一相见。

花荣找来两身衣服给宋江、戴宗穿了，对晁盖说：“哥哥，你叫我们跟李大哥走，如今前有大江阻路，又没有船只渡江，若是城中大队官兵杀来，如何迎敌？”李逵叫道：“怕什么！我领你们再杀进城去，连那蔡九知府，一起砍了！”戴宗说：“不能莽撞，城里有六七千人马，若杀进去，伤亡一定很多。”阮小七说：“江对岸有几只船，我兄弟三人游过去，把船夺过来，渡大家过江。”晁盖点点头。

阮家三兄弟各带一把尖刀，跳到江中。刚游出半里来路水面，只见从上

流头放下三只船来，每只船上各有十几条大汉，手里都拿着器械。众人都不知是什么人，各作好作战准备。宋江认出站在船头的那人是张顺，就招手叫道：“兄弟救我！”张顺见是宋江，高兴地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”把手一招，三只船飞一般摇到岸边。阮家兄弟也游了回来。

这三只船上坐的是张顺、穆弘、穆春、薛永、李俊、李立、童威、童猛等十几条好汉。宋江见了这些人，欢喜地问：“众位兄弟都是从哪里来？”张顺说：“自从哥哥吃官司，我们每日坐立不安，天天想办法救哥哥，也没想出个好办法。最后，大家约定一起杀进江州，救出哥哥和戴院长。还没动手，就被众好汉救出。我们想，救哥哥的一定是梁山泊众头领，所以大家赶来接应。”说完，大家一一相见叙礼。这就是有名的“白龙庙小聚义”。

## 英雄得胜归梁山

众好汉正在白龙庙里叙礼，派去探事的跑来报告说：“江州城里无数追兵，鸣锣击鼓，杀奔白龙庙来了！”李逵听说，跳起来高声叫道：“杀死这些害人虫去！”提了板斧，便冲出庙门。晁盖对众人说：“好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！先杀尽江州军马，再回梁山泊去！”众好汉答应一声，都各拿自己的武器，一齐迎了上去。

晁盖吩咐刘唐、朱贵，先把戴宗护送上船；又叫李俊、张顺和阮家兄弟驾驶船只，在水路接应。

江州的官军大队人马追来。跑在前面的是一队马军，顶盔戴甲，手使长枪，腰带弓箭。随在马军后面的是一队步兵。李逵不等官军近前，就抡起板斧，飞奔着砍了过去。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，也紧跟着冲了上去。花荣见李逵不看对方情况，只顾猛砍猛冲，怕他吃亏，连忙取弓搭箭，瞄准前边马军中的一个将领，嗖地射去。只见那人身子一栽，落下马来。接着又放了两箭，又有两个骑兵应弦落马。其余马军见了，大吃一惊，拨转马头，往后就跑。前面的马军往回逃跑，恰好把后面的步兵冲垮了。步兵被战马冲倒的，踏死的，不计其数。晁盖带领众好汉乘势冲杀过去，把官军杀得落花流水，尸横遍野。少数残败官军，慌忙逃进江州城去，关上城门，再也不敢出来。

晁盖领着得胜的众好汉，分乘三只大船，朝穆太公庄上驶去。到了太公庄上，穆太公把众好汉接进庄内，杀牛宰羊，摆设宴席，款待众好汉。

酒席上，宋江起身给众好汉敬酒，说道：“众兄弟救命之恩，宋江终生不忘。只是坏人黄文炳没有除掉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我想杀死黄文炳再上梁山，众位兄弟意下如何？”

晁盖听了，说道：“黄文炳实是可恨。只是偷营劫寨，这个计策只能使一遍，如今官兵已作了防备，哪能再用？不如先回梁山泊，请军师再定计策，聚集大队人马再来报仇。”宋江说：“梁山泊离此地太远，来一趟不易，再说江州必然申奏朝廷，派兵防守。我们只可趁他们未作准备，抢先动手。”

薛永站起来说：“我去黄文炳的无为军中探听虚实，摸清了黄文炳的情况，然后再下手，如何？”宋江说：“若是贤弟能去，最好。”

薛永去探听了情况，又请来通臂猿侯健。侯健是有名的裁缝，在黄文炳家做过活，对黄文炳家情况熟悉，薛永请他来带路。宋江高兴地说：“有侯健兄弟带路，这个仇就好报了。今天夜间，就诸侯兄弟带路，众位兄弟拚力向前，打破无为军，捉拿黄文炳。”

这天夜间，众好汉在侯健的带引下，从无为军北面城墙爬进城去，放火烧了黄文炳的房子。黄文炳想要逃跑，被黑旋风李逵抡起板斧，一斧砍死。他压迫百姓，欺诈来的钱财珍宝，也都被众好汉扛了回来。

第二天，又在穆太公庄上重新摆酒庆贺。酒席上，宋江起身说：“小人宋江，无才无德。感谢众位兄弟不怕凶险，深入虎穴龙潭，救我性命。昨夜又去无为军城杀了黄文炳，报了大仇。如今闹了两座州城，朝廷必然要派兵追捕。今日不由我不上梁山泊，投奔晁天王哥哥。只不知本地几位弟兄，心里如何打算？若是愿随我去，便一起投奔梁山；如有不愿去的，也不要勉强。”

宋江的话音还没落，李逵跳起来，叫道：“都去！都去！哪个不去，吃我一板斧！”宋江喝道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！去不去，全在自己心意。”众好汉议论了一会儿，如果不去，留在这里，朝廷必然要派兵来追捕，梁山



泊离这里又远，难于及时来相救。再说，力量一分散，就很难斗过官军。最后大家都说：“情愿跟随哥哥去梁山泊。”

当天，晁盖打发朱贵和宋万先回山寨里报知，作好迎接众好汉的准备。第二天，晁盖把人马分作五队，向梁山泊进发。晁盖、宋江、花荣、戴宗、李逵为第一队；刘唐、杜迁、石勇、薛永、侯健为第二队；李俊、李立、吕方、郭盛、童威、童猛为第三队；黄信、张顺、张横、阮家三弟兄为第四队；穆弘、穆春、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、白胜为第五队。五起人马，前后相距二十里，互相照应，经过几天的行军，回到梁山泊大寨。从此梁山泊的力量更壮大了。这一带的贪官污吏，没有不怕他们的。

